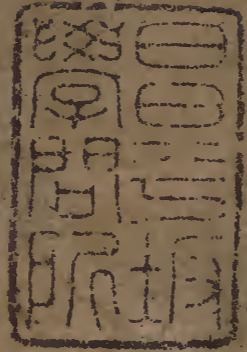


中庸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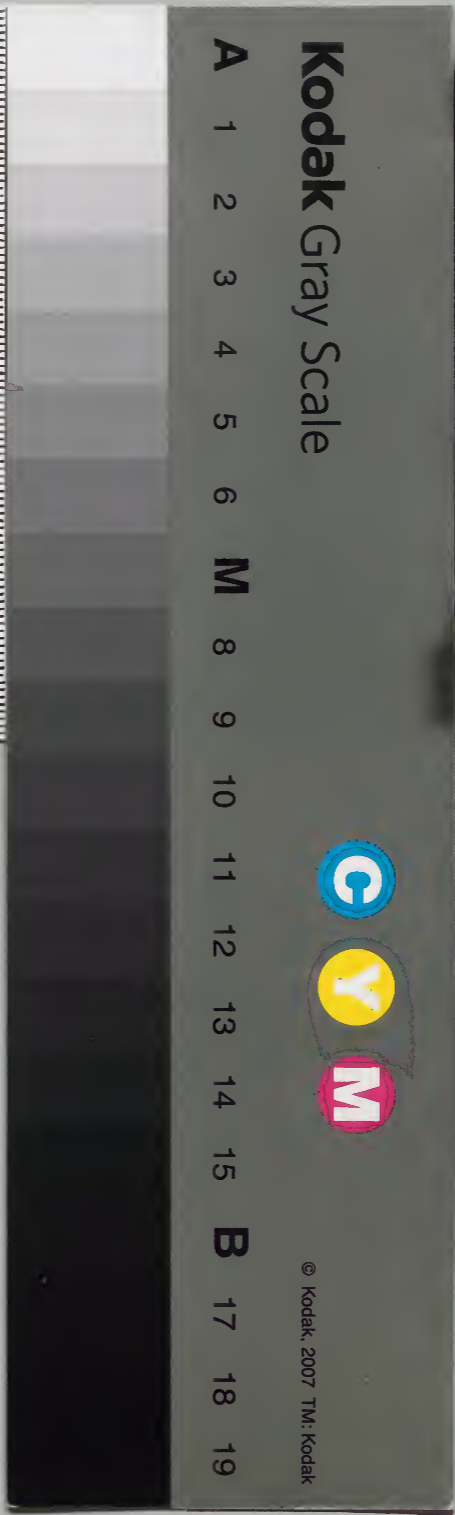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五	二	〇	〇
二	四	四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八	漢
七	五	書
函	二	
一	〇	
七	〇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20
冊數	24	( 5 )
函號	277	160

增訂四書大全五



份按中庸大全本一卷不欲  
便讀者本朱子意分之為三

份按朱子此條以費隱言形  
而上者乃其定論若錄中又  
有一條謂費是形而下者天  
費道之用也迫之用豈可謂  
之形而下乎必記錄之誤也  
○又按隱是道之體固當就  
理言費是道之用亦當就理  
言第三節言曰於七十有流  
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  
也其言最為分明乃語  
條云只費之中理便

中庸章句大全

中

淺草文庫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  
味反

費用之廣也

雲峰胡氏曰費字當讀作費川  
之費芳味反說文散財用也

隱體之

微也

朱子曰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費是道之  
川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見處○或說形而下

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  
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  
中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陳氏曰此章  
就費隱上說中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雙峰饒氏  
曰首章山體以推則故先中而後和此章山用以推  
體故先費而後隱蓋中開十章極論君子中庸之事  
皆道之用故也○新安陳氏曰斯道廣大之用昭著  
於可見而其體藏於用之中者則隱微而不可見通  
考朱氏公遷曰道字自其發見昭著而言之中庸首  
章道不可離以下專以道之在己者言此章費而隱

中庸章句

通章齊

是隱若獨以理屬之隱者亦記錄之誤當以章句為正

份按費之所以然者為隱即寓於費之中而非別有所謂隱與未發已發各為一時者不同故曰不可以中為隱以和為費○朱子中和舊說謂人生皆是已發而已發之時未發者自存乎其間此與費隱相似其後改分中和為動靜其候故復於費隱章辨之

份按說統謂不必分天地聖人為大夫婦為小只是這箇

道說大亦得說小亦得不可從  
覆註曰憾是不滿足意不專是怨望也註云覆載生成之偏如天職生覆不能成載地職成載不能生覆是也此以天地之常言也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如當寒而暑當暑而寒善人遇災凶人遇祥是也此以天地之變言也只作怨望說遺前一意矣又曰不可說壞天地聖人只見道之廣而又曰不是君語大語小只是以君子之道之大者言之以君子之道之小者言之○說叢袁七澤曰凡物以彼載此以此載彼以彼破此以此破彼蓋有二故可載可破也而道豈其然哉載者與所載者皆道也破者與所

以下兼以道之在萬物者言費而隱即是率性之道。率性之道是費天命之性是隱。○黃氏洵饒曰費用之廣隱體之微。費之所能如此者必有理存乎其間而使之然也。○微字即無聲無臭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又曰微與天地同體顯與天地同用。易曰顯諸仁藏諸用。○朱子語錄君子之道費而隱和亦有費有隱不當以中為隱以和為費。○存疑朱子語錄魚躍費也必有箇什麼物事使得他如此便是隱此說稍差按費是就無物不有上說故曰用之廣今以魚躍之飛躍為費則是指物為費非費之本義矣薛敬軒讀書錄云天地間只有理氣而已其可見者氣也其不可見者理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亦是認氣為費認理為隱即朱子語錄意思謂魚飛魚躍氣也必有箇什麼物事使得他如此道也上下昭著道之費也道本無形隱可見矣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閒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

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曰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物喻能氏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新安陳氏曰全段皆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為隱。通考黃氏洵饒曰其大無外謂無所不包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也其小無內謂無所不有。如禮儀三百威

破者皆道也又安得而載之  
破之

儀三千是也。至於一塵之微，一息之頃，莫非此道之  
理。此皆費也。此章當與第十六章互觀。費而隱是因  
用以見體。十六章是因體以達用。上下察，即洋洋上  
下左右。○史氏伯璿曰：所以然，是太極之本體。太極  
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費，即不離乎陰陽之  
太極。隱，即不雜乎陰陽之太極耳。不雜者，即不離者  
之所以然。初非有二致也。但所以然者，則無聲無臭  
故隱而不可見。爾章句以為不可見，正以其無形像  
之可指。陳雖為魚之飛躍，亦但其飛其躍可見。其所以  
躍可見，其所以飛躍則在乎心悟而已。蓋可知可能  
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  
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朱子曰：人多以至為道  
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這至只  
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  
處，元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  
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

份按第十三章或問論以人  
治人之說而曰：夫婦之所能  
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  
不可須臾離者也。天地聖人  
所不能及，則求之當有漸次  
而或非日用所急矣。貴人而  
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  
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

是萬分中欠一分。○新安陳氏曰：可知可能，道中之  
一事。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論。如事親事長之類。○東  
陽許氏曰：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  
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細瑣之事。聖人  
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  
行得極。通考史氏伯璿曰：一事，即是夫婦居室之一  
事。章句明指而言，觀於或問亦以男女居室人道之  
常為說。可見不必外引事親事長為證也。此處言知  
言能皆是真能知之行之者，初非泛知泛能。所可當  
也。事親事長之道，正是下章君子之道。四中所求乎  
子弟以事父兄未能之事，章句以為聖人所不能者，  
而謂愚不肖泛泛之知與能，足以當之乎。男女構精  
形交氣感，雖若鄙褻不足道，然真精妙合自是造化  
流行發育生生不窮之蘊奧。以愚不肖之夫婦，他無  
所知所能而獨知此能，此蓋與為飛魚躍同一機緘。  
故章句或問獨以此當所知所能之一事，其意精矣。  
魯齋遺書君子之道，就事上說，雖至愚底夫婦  
也。有簡白然之良知不待學而知者，雖不肖底夫婦  
造喜齋

中庸

造喜齋

自邇升高自卑之序夫謂夫婦所能知能行者為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且以此為治人之先務朱子書中周後謂下章庸言庸行乃夫婦所知所能與或問正相發明也陳氏以事親事長之類為一類又史氏何為而有此別說續大全者又何為而採此邪說乎史氏之說大抵繁冗無當而此條尤猥褻誤人急宜刪去

也。有。簡。自。然。之。良。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能。不。待。學。而。能。者。

問官之類。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

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鄭子來

朝公與之宴昭公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鄭

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

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

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

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

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

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鄉子而

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尤信

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

舜病博施之類。問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所不能

得朱子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

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愚謂人所憾

胡暗於天地如覆。敷救反蓋也後凡當釋

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朱子曰道無所不在

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雙峰饒

氏曰此章就夫婦所知所能而推之以至於天地之

大先語小而後語大也大哉聖人之道章從發育萬

物峻極于天而斂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語大而

後語小也。○新安陳氏曰天覆而生物地載而成物

以天地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

而寒當暑而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災正也乃有當

寒而不寒當暑而不暑善而不祥不善而不災者是

不得其正也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天地者。○存疑

夫婦之愚可與知能此舉道之至小者言也所知能

何事家人日用之常如耒耜井臼亦是也史氏以男

女交感當之誤矣。○蒙引天地之大或以形言或以

道言主形言者謂若說天地之道大則天地已盡道

了又何以說人猶有所憾主道說者以為此與後章

翼註曰夫婦之愚不肖是夫  
婦中愚者不肖者時文云愚  
如夫婦不肖如夫婦則聖獨  
不在匹配乎

中庸  
卷之  
第  
十  
章  
第  
一  
節  
第  
一  
段  
第  
一  
句  
第  
一  
字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一「大」字，俱以道言。論語惟天為大，亦謂道大也。豈論其形邪？言道之用廣，雖聖人之德之盛，不能盡。雖天地之大，亦不能盡也。看來後說較長。蓋知聖人之高於夫婦者，以德不以形。則知天地之大也。亦以道不以形矣。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

鹿音

之篇：鳶、鷓

處脂反。

類：戾至也。察著也。

雙峰

饒氏曰：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

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

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

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

問：鳶魚飛躍必氣使之然。朱子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

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

份按：鳶飛魚躍費也是認費為氣必記錄之誤存疑駁之甚當

而更有地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疎動人處。○鳶飛可見魚躍亦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也？○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事使得他如此，此便是隱。○問：許多都說費處，却不說隱處，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舊來多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說，覺得下面都說不去。且如鳶飛、天魚躍淵，亦何嘗隱來？○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是解上面察者著也。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非察察之察。詩中之意，本不為此。中庸借此兩句形容道體。○事地察天地明察與此上下察察乎天地，皆明著之意。○三山陳氏曰：有一物必有一理。有已然者，必有所以然者。鳶則天而不能淵，魚則淵而不能天。此其用也。已然者也是必有所以然者，以為之體。然體之隱，初不離於用之顯也。○溫陵陳氏曰：中庸之道只在日用之間，而不

中庸

五

適喜齋



份按鳥飛魚躍只是言道之  
之滿天地無物不有耳以人  
不知如何證不得以植物來  
證如何證不得雙峰此條謬  
其輯釋已刪去何故復取之

可他求雖則有用之閒而有至微至隱者存焉亦猶  
鳶魚之飛躍皆在目前初不離性分之內○潛室陳  
氏曰此說道之費處其體之隱則在其中矣故不言  
隱非於費之外別有所謂隱也使有隱可見有隱可  
言則非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矣○雙峰饒氏曰此兩  
句引得妙若以人來證也證不得若引植物來證也  
證不得蓋人有知識植物又不動須以動物證之且  
如鳶魚何嘗有知識但飛則必戾天躍則必于淵自  
然如此又不是人教他要必有使之然者須如此默  
而識之○問子思如何獨舉鳶魚而言蛟峰方氏曰  
只且提起一二以示人天下萬物皆如此何獨為魚  
○雲峰胡氏曰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說來費  
用之廣也是說率性之道隱體之微也是說天命之  
性纔說費隱即在其中纔說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  
在其中非有二也故近自夫婦居室之閒遠而至於  
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在即朱子所謂天  
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饒氏謂無性外之  
物是萬物統體一太極性無不在是一物各具一太

極是也性無不在費也而性之所以為性則隱也如  
鳶幸為之性必飛魚幸為之性必躍於此見物物有  
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  
之道自第二章以至第十章無非率性之道亦無非  
因其天命之性也天地閒無非是此性之著見處造  
端乎夫婦則是盡性之始事朱子曰幽閑之中衽席  
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非知性命之理  
者不足與語此○新安陳氏曰鳶飛魚躍天機自動  
鳶飛天見此理之著於上魚躍淵見此理之著於下  
詩人此二句與體也本以興君子之作成人也子  
思引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非興也亦非比喻也理  
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偶引詩  
以鳶魚二物指言之耳捨鳶魚而言固不可泥鳶魚  
而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不可見此理之昭著  
如程子於子在川上章論道體言日往月來寒往暑  
來水流物生皆道體之顯然者是也此察字實對首  
句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而不可  
見者於此著察爾可見矣然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

份按吳氏此條認其不當採

份按察字就費說陳氏謂對  
隱字似亦不妨所謂體之隱  
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  
而不可見者於此著察而可  
見正是與道為體之義如此  
說費字甚妙然其所以然者  
終非見問所及雖察也而實  
隱也又從費字歸到隱字亦  
精何嘗有乖於章句之說而  
史氏乃議之乎

份按輯釋章句引程子說一  
條乃朱子之說非新安陳氏  
也

份按輯釋活潑潑地是真得  
道理在面前如活物底相似  
乃陳氏之言

份按史氏此條雖朱子舊說  
然疏解得極分明蓋朱子舊

見問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通考吳氏程曰道無  
所不在而獨舉此言者蓋所以明上下之意與易之  
天澤履相似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史  
氏伯璿曰陳氏云察對隱字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  
來者饒氏意也其曰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問  
所及者章句意也其曰雖察也而實隱也者推饒說  
以合於章句之旨者也然察之一字朱子是指道之  
用言而隱在其中陳氏以為專對隱言此則終不可  
得而強。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居忍為去人處  
合者也。活潑潑地。讀著其致思焉。朱子曰喫緊為大處  
見箇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隅。潛室陳氏曰  
大要不欲人盡昏默窳冥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  
時多少分明快活。問如何是喫緊為本處。雙峰饒  
氏曰以道體示人也。觀為魚而知道之費而隱。猶觀  
用流而知道體之不息。雲峰胡氏曰道體每於動  
處見本自活潑潑地聖賢教人每欲人於動處用功

亦是活潑潑地。鳥飛魚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  
勿忘勿助。學者體道之自然。亦著不得一毫私意。  
新安陳氏曰章句引程子說。蓋前而已說得文義分  
曉。下恐人只容易讀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更加涵泳。  
又恐枝葉太繁。則本根漸遠。故引而不發。使學者於  
此致思焉。通考吳氏程曰喫緊猶俗言著急。活潑潑  
地是真見得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正如顏子  
卓爾。孟子躍如之意。張氏師曾曰發讀如字。或讀  
為撥者非。黃氏洵饒曰此一節洞見道體之妙。而  
無疑上下察也。放之則彌六合。化育流行。正見得道  
不可離也。活潑潑地無物礙之也。致思二字見理  
之在人心。無毫髮之閒斷。若有閒斷。便與天地不相  
似。其要只在慎獨。全體呈露。妙用顯行。道體流  
昭著。而言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指集義養氣而言。  
程子所謂同一活潑潑地。則又非解本文之意。是猶  
川上之數。而程子亦以為其要只在慎獨。史氏伯  
璿曰或問中發明此意已無餘蘊。而讀者每猶有所



說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便與焉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此史氏所主也存疑所謂私欲淨盡則天理流行無所滯礙而焉魚之化在我是也新說謂必有事焉心存主然後有以洞見道體之妙則或問之說也蒙引所謂無必有事之心則道體雖勃勃目前其如吾之憤憤不了何是也蒙引之說為存疑所攻存疑乃主舊說故耳

不可是也

未達此不過皆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滯礙之意而已其在焉魚則焉魚無知之物然飛必戾天躍必于淵是誰使之然哉道之體用流行發見自然而然有莫知所以然而然者又豈特焉魚為然哉所謂天理流行無滯礙之意於此固為易見其在人心則人心不能無私天理易至間斷惟能以集義為事則天理無時不流行矣又無預期其効之心則自然無所滯礙矣天理既流行而無滯礙則與焉飛必戾天魚躍必于淵者同一活潑潑地之意可議矣若不以集義為事則如焉魚之不能飛躍謂之天理流行可乎若集義而預期其効則如提焉魚使之戾天躍淵皆不出於自然謂之無滯礙可乎天理不流行而有滯礙則不得謂之活潑潑地明矣附讀書錄舉日見天地萬物之理皆活潑潑地何止焉飛魚躍理者何即天命之性是也所謂洞見道體者恐不過如此○子思姑舉焉魚二物示人以道體耳其實盈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道體之所寓也夫子川流之歎亦舉一端以示人○焉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

夫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備矣即焉飛魚躍之意○焉飛戾天魚躍于淵是焉魚率其性之道父必慈子必孝君必仁臣必敬夫必義婦必從兄必友弟必敬以至語默動靜必合其則萬事萬物之各循其理是人物率其性之道活潑潑地於是可見○蒙引上下察則凡際天所覆極地所載或大或小皆在其中矣又以上文大小參之即上下之昭著固所以為大而上下昭著之中一物之細一塵之微亦莫不有是道則自有極其小者矣○存疑上言夫婦可知能聖人天地所不能盡則此道無乎不在固可意會矣而其流行活潑之妙則未見也故子思復舉箇焉魚來發明他見得此道在天地間都如此活潑如此昭著日用之間橫行直擡無不是這道理學者誠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也○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氣也所以流行昭著者皆理為之也故曰莫非此理之用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夫婦人倫

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為蓋有不可以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謂君子之道始乎夫婦居室之間。及其極至則昭著乎天高地下之大。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載。包到鳶魚上下察處。該括盡矣。人苟知道大莫能載。包到鳶魚上下察處。該括盡矣。人苟知道造端乎夫婦。則見道之不可離。而男女居室之間有不敢忽者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言其上下昭著處。附淺說。總而言之。君子之道。語其一節。則托始乎夫婦居室之間。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極其全體。則昭著乎天地之大。而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道之費而隱如此。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

困勉錄曰。此察字即上下察之。察但彼是合大小而言。此專就大處言。微不同。份按徐居甫論造端乎夫婦。就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立說朱子謂此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則此二條尤切近處。與至親至密云云。正其所謂推說者非正解也。張自勳兄弟不能讀朱子全集。輒謂朱子所云直從親暱起見。與世俗私妻子者何異。其為妄也甚矣。

份按此章本是只說道體下數章。方就君子所以體道者言之。但子思以此章申明道

不可離之意。所謂道不可離者。非道自離人不得。乃人之不可離道也。則體道工夫亦須在後補出。淺說所云最當

也。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有須臾之閒也。○蒙引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聖人所以不能也。○若鳶魚一節。則不必專屬於遠大。亦不必專屬於近小。總中上意也。○讀此一章。而使人有不敢離道之心。蓋知夫婦之愚不肖。皆可以與知與能乎。此道則吾之未至如此之愚不肖者。其可以自絕於此道乎。知聖人之於此道。猶有所不能盡處。則吾之去聖人遠甚者。又不可不倍其功。而冀其有所造詣乎。知天地之猶有憾。則又當知天地雖大。尚未能得太極之全體。吾身雖微。而太極之全體。則實具足於吾之一心。故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苟弘其道。則兼天地贊化育。又可以能天地之所不能矣。知鳶魚之飛躍。各以道則又當思吾為萬物之靈者。當區處一世之民物。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得其所。所謂鳥獸魚鼈咸若。可也。由是論之。益信乎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已矣。○存疑。結上文之意。用箇造端字。亦不苟。此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意欲人知所用力也。

養合註曰此下至哀公是中庸第二枝上一枝既就中庸之道說到從入去的門路了此一枝復自道之不可離處說起簡費字旋印約之人身由日用素位家庭孝弟之常貫乎微顯而推至聖人格天繼述之事帝王人存政舉經綸之業正見自適行遠自甲登高道之費者可全體矣此一枝大義也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

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日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不盡。故以戒懼謹獨。言之。知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不周。故自遠道不遠。以極於達孝。又曰費隱是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臾離。是無時不然。故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德欲其久。無物不有。故業欲其廣。德欲其久。故敬以直內之功。由動而靜。由靜而動。不可有須臾間斷。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慎獨是也。業欲其廣。故義以方外之功。自近而遠。若小若大。不可毫髮放過。造端夫婦。至達乎諸

侯大夫及士庶人是也。○此章論道之費隱。小大以為下七章之綱領。通考東陽許氏曰。中庸是就人事上言道之用費隱。就天地人物上言道之用。先言中和見道之著見於事物。費隱見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見聖人與天地為一中。和以戒懼謹獨為存養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仁勇為入德之門。費隱諸章雜言其大小者。欲人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皆求至於誠也。○黃氏洵饒曰。右第十二章。此第二支。其下八章為節解。○史氏伯璿曰。此已下九章。是第三大節。皆是發明費隱。直至二十章始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者為言。却正是二大節相承之次。或疑君子之道費而隱。道不止是五達道之道。蓋道雖無物不有。然君子所當知當行。至切至要者。惟在於五達道而已。觀於十二章之末。既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結之。而下章遂以君子之道四為言。謂費隱之道。非印五達道之道。可乎。章末言天道人道。蓋為下章說誠明明誠。

中庸卷之五 章句 中 十一 適齊齋

之張本也。蓋自此以前皆是說用工之事。用工以立其本。用工則先知後行。以學者之事為主。中間雖有說聖人事處。不過亦以為學者用工之法。自此以後多是成功之事。成功而致其川。成功則先行後知。以聖人之事為主。蓋欲示學者以成功之準的也。中間有說學者事處。則依舊先知後行。乃是授學者以至此準的之階梯也。至於人道之極。則亦與天道無間。觀於言人道者。五章章末之言。可見矣。其詳於後節言之。饒氏分哀公問政章為二章。以屬下節者。非是。附朱子文集書中書後十二章。明道之體。用下章。庸言庸行。夫婦所知所能也。君子之道。鬼神之德。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則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者矣。道之為用。其費如此。然其體之微妙。則非知道者孰能窺之。此所以明費而隱之義也。第二十章。據家語本一時之言。今諸家分為五六者。非是。然家語之文語勢未終。疑亦脫博學之以下。今通補為一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

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

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朱子曰此三句是

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為道之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

復禮為仁之為黃氏曰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人

此人字乘人己而言自己觀之便具此道自人觀之

人亦具此道也又曰此指為道之人己身而言己之

身便具此道又豈可遠此身以為道陳氏曰此道

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

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以為道如老莊言道在

太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此三句語脈猶道不可離可

中庸卷之五 道不遠人 道言也人

兩勉錄曰此章言治人則以人與則言言愛人則以忠恕言言責已則以庸德庸言言總是一理彼此互見耳但治人愛人責已則須還他三件諸家欲一滾說下則謬又曰伐柯三節章句以治人愛人

責已分看段落了然唯雲峰及淺說主之史氏及翼註審合註各有異說俱不可從也蒙引雖亦欲揅之然只是要以忠恕貫未嘗謂治人愛人責已之名目不可用與註似亦不相悖今錄其說於此蒙引曰此章朱子分三節各一意蓋先入於正蒙之言乎恐張子所言未必盡是子思意也蓋忠恕貫天下之道其於上下文意宜無不該非但指愛人一端而已也如大學云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則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一節亦忠恕之事矣又如孟子註云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

中庸卷之三

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以學道者言也遠人之人是指眾人人之為道之人是指為道之人○雲峰胡氏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其篤實也又如此○東陽許氏曰人之為道而遠人此為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為道此為字輕猶言謂之道通考黃氏洵饒曰道不遠人此二句亦一小支其下三節非欲遠人以為道之事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可見是小節解附存疑為上文說得闕了故此便說人身來此上下相承之意也○蒙引率性何以是道不遠人蓋性者所以為人之理也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道何遠於人哉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函悲中反風伐柯音哥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

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

然猶有彼此之別彼列反下同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

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入之道各在當去聲人之身初

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

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

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

則易去聲從是也程子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

平哉道初不遠於人之身人之為道而不近求之於其身尚何所為道故有伐柯睨視之譬知道之不遠人則人與己本均有也故以人治人○朱子曰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

中庸卷之三

通喜齋

之嚴故人知彼說之邪待之  
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及則以  
人治人一節亦為忠恕之事  
類不是將別人底道  
治他下又不是分我  
底道理與他句得此更醒更  
是不可刪去

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如人之  
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不會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  
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  
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  
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別人底道理治他。我但  
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  
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底道理。自  
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  
伐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  
然執柯以伐柯。視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  
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故中庸一書  
初開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  
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  
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如水本東流。失其道而  
西流。從西邊遮障得歸來東邊便了。○陳氏曰。能改  
即止。不以高遠難行底責他。只把他能知能行底去  
治他。○蒙齋袁氏曰。不曰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我  
亦人耳。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人

份按袁氏所謂違天則之違  
乃背而去之之違與忠恕違  
道不遠違字不合未可彙合  
為說也

份按若作自治說便與所求  
乎子四段犯複不可從

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彼柯假此柯之比。  
也。人有過焉。能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違天則矣。故曰  
忠恕違道不遠。○潛室陳氏曰。衆人即天生烝民。凡  
厥庶民之謂。只將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  
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為衆人。非張子意。○雲峰胡  
氏曰。衆人同此性。即同此當然之則。以衆人望人。不  
敢遽以聖人責人也。章句分三節。皆提起不遠人以  
為道。第一節言己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為道。第三節  
言雖聖人所以責之已者。亦不遠人以為道也。○東  
陽許氏曰。柯有彼此之異。尚猶是遠道在。人身而不  
可離。又非柯之比。故教者只消就衆人自身所有之  
道而治之耳。行道者不假外求。治人者無可外加。通  
考史氏伯璿曰。語錄云。推以人治人之義。有曰及我  
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不是將我  
自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按此雖與章句異。亦  
可備一說。蓋道不遠人之身。初無以人對己之意。下  
便是人之理。人便是人之身。初無以人對己之意。下

適喜齋

份按首章脩道之謂教已足  
說治人之事矣史氏謂首章  
至此皆言自治之事亦未  
也

困勉錄曰以人治人若深言  
之則雖天地聖人不能及  
亦不可謂非其入之道然此  
章因上章說闕了故此說入  
身來則其入之道不得并指  
天地聖人不能及矣故註  
以衆人所能知能行為解但

所謂衆人亦不是庸衆之衆  
史氏伯璿看得明雲峰說不  
是  
份按施諸已二句要醒違道  
不遠意又要將道不遠人意  
體認乃是不然便與別處無  
別

文人之為道而遠人兩人字皆指為道者言可見人  
即已爾故此節兩人字雖不必以為對已而言亦可  
也只因此上有君子二字則似乎此人字對君子言  
之者故章句順文解義以此為君子治人之事又按  
中庸自首章至此皆言自治之事直至二十章方言  
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為天下國家矣其實上  
人字是入之道下人字是入之身若只以為君子自  
治恐亦可通君子以人治人猶曰君子以在己之道  
自治其身之意爾下文忠恕即是入治人之工夫  
改是改其待人未能如待己者也至於待人能如待  
己者則不遠入之道盡矣故當止而不可過有所治  
也若有不止則便是為道而遠入者之所為反不可  
以為道矣○章句之所謂衆人非庸衆之衆雖堯舜  
之聖亦衆人中之人耳改非略改而不必至於至善  
之謂若但略改而即止則孝不必十分孝忠不必十  
分忠皆可止耶雖堯舜之孝亦不遠入之道爾孝未  
至於堯舜便是為子之道有所未盡所以夫子之聖  
猶自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胡氏之說非是附

語錄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  
此語如何曰此語似亦未穩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去

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

而去之之謂也左傳哀公二十七年齊荀瑶帥師伐  
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于齊乃救鄭

及留舒齊地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水名知伯聞  
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伐齊智伯智襄子也即荀

瑤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此章以道不遠人為綱施

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朱子曰忠者

少偽妄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  
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

份按語類非忠者不能也下  
更有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  
句不可刷

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恁地想人亦  
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三反互折便是推己  
及物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說曰忠恕兩箇難  
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  
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北溪陳氏  
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  
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  
○東陽許氏曰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  
至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  
於人推己之恕也然非忠為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  
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  
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己之心推之則心  
之全體却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  
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已兩句總言  
忠恕而章句亦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  
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  
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

困勉錄曰董日鑄謂惟聖人  
可以語愛已乃可以語愛人  
辟之吾欲飯而勸人飯可也  
吾欲鴛而勸人可乎此說即  
朱子無忠做恕不出之意愚  
意更欲增一層曰吾方飢而  
欲飯而勸飽者之亦飯可乎  
此意亦不可不知

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黃氏曰此即己  
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張子所謂以愛己  
必遠求不過推己以及人而已  
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朱  
遠是也是學者事忠恕工夫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  
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  
與仁字盡字推字用不得若學者則須推故程子曰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  
兩端說此只說下學而上達是子思掠下教人處論  
語則曰一以貫之又曰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事  
論語分明言夫子之道豈非聖人事○問到得忠恕  
已是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  
下工夫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  
是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恁地曾子只  
是借這箇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



困勉錄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已所欲而施之於人皆是推已  
史氏此說甚是但此節只說所不欲者是舉此見彼耳  
史氏欲以此節為所不欲下節為施所欲則恐不然

份按以己所不願為忠蒙引亦同  
此然其說非也有疑駁得甚當

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  
○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  
若拽轉頭來便自道道理流行○潛室陳氏曰此內恕而言仁耳  
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己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  
以愛己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  
故張子以仁言○雙峰饒氏曰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  
天理不遠於人事故曰道不遠於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  
故曰忠恕違道不遠章句至矣理甚明  
通考史氏伯璿曰忠恕違道不遠章句至矣饒氏謂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而道之不遠於人者  
莫甚於此故下文即其文而詳言之竊意忠恕是推己也  
已所欲而施之於人亦推己也下文施諸君子之道四至先施之未能一節是推己所欲以施於人者  
一反一正皆所以釋此一句之義也又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章句兼忠恕釋之至矣饒氏專為恕之事者失之蓋此一節是不以己之所惡

者施之於人聖賢論忠恕皆就推己處說如夫子之告子貢仲弓亦此意蓋取其易見也知已所惡者勿施則已所欲者自不容於不施矣非但不施己之所惡而已也然則章句自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下似可以兼說下節之旨不但可施於此節云○黃氏洵饒曰則盡仁之仁字還是說上道字仁即道就忠恕上說故曰仁就達德上說故曰道○史氏伯璿曰雙峰以勿願勿施二句為恕之事與章句異語錄辨此已詳蓋恕由忠出忠因恕行初無二致盡己之心在內本不可見善觀者却於推己之際觀之則盡己之意可見矣  
如施諸已而不願之心固非有不真實者是則不願者己之真心也此真心非忠之未發者乎及其推以及物亦即以此不願之真心而勿施之則發於己者豈有一毫之不盡乎此即忠之因恕見者然也以己之不願者推之而勿施於人此則恕之由忠出者也章句合忠恕而言至矣饒說非是  
存疑盡己之謂忠其所盡者何如為子當孝而一點孝心無不盡為臣當忠而一點忠心無不盡是也忠儘

中庸卷之五  
讀本  
好了。又必以恕者。蓋人多有心地甚好。却被私欲阻。尼不能見之行事之開者。故既忠後。又須有恕一截。事也。恕者。推行之法也。以己度物。推己及物。是恕之事。○蒙引曰。此本是恕之事。而註兼以為忠。恕者。蓋己所不願處。亦便是忠也。又曰。忠帶恕字。言則所謂盡己之心者。蓋自然而盡。愚謂如此。則忠人。人皆可。能也。人皆有所不願。亦無不盡者。而為學者之事。何耶。又謂聖人。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何耶。且能忠。自能恕。人不能恕。由未能忠。爾既今皆能忠。又有不能恕。何耶。恐忠之本旨。不如此。先儒所謂忠恕。如形影無忠。做恕不出。亦非此之謂也。○蒙引張子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非以恕當仁也。其謂之盡仁。即如孟子所謂求仁。莫近焉之意。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

翼註曰。謹者。擇其可。既足子。臣弟友之道。如何有不可言者。蓋道雖可言。但使不能行。而徒言。即不可也。其實。不是務要擇其可者言之。乃是務要戒其不可者不言也。主戒虛意。方切謹字。○吳因之曰。行然後知不足。謹然後知有餘。不足有餘。不可作實看。只是他心上見得如此。愈行愈見有不足。愈謹則愈見有餘。唯自以為不足。自以為有餘。故益勉益不敢。盡此三句。是自責自脩。愈進愈無窮意。○又翼註曰。足字。要說得細。萬分中。有一分未盡。亦是不足也。言顧行二句。是承上文意。而行之非又深一步。然玩二顧字。還是以用工言。不以成功言。蓋顧字。是照顧之意。謹

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

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

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黃氏曰。此即人之身而得治己之道。

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

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

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行顧言。矣。行之力。則行

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

之至則其言統照顧其行而惟恐其不符行之力則其行統照顧其言而惟恐其不達如此語多得若云言能而無不行能顧言而無不達則誤作成功看矣

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三山陳氏曰人之言

常有餘。行常不足。言顧行。則言之有餘者將自損。行顧言。則行之不足者將自勉。此章語若雜出而意脈貫通。反復於人已之間者。詳盡明切而有張子所謂序其歸不過致謹於言行以盡其實耳。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朱子曰未能一焉。固

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曾孝否乎。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君者。盡忠否乎。以我責臣之心。而反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事父未能。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意謂

困勉錄曰所求乎子數句。即不欲勿施。皆是舉恕見忠。但一主愛人。一主責己。饒氏以不願勿施為恕。所求乎子等為忠。謬矣。又事父數句。舉所欲該所不欲。不願勿施。舉所不欲。該所欲。總是一樣。史氏以不願勿施為所不欲。事父數句為所欲。亦謬也。

份按所求乎子四段。蓋推己所求乎子。臣弟友之心。以施之。若父兄友。亦是推己之恕。而忠實行乎其間。饒氏專以爲忠之事。固失之。胡氏謂此

道雖不遠人。而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格菴趙氏曰我之所望於人者。即我所當自盡之則。不是將他人道理來治我。蓋以得於天之所同然者。而自治其身耳。雙峰饒氏曰施諸已而不願。二句是恕之事。君子道四一節。是忠之事。所以爲恕者之本也。忠爲恕之本。先論勿施於人。而後反之以責其所以盡己者。語意尤有力。大學是明明德於天下。而反推之。至於誠身明善。皆此意。宋氏仲曰言未能者。欲先盡己也。能盡乎已。則恕可推矣。雲峰胡氏曰論語說忠恕。是曾子借此二字形容聖人。至妙處。此則是子思就此二字說歸聖道。至實處。推愛己之心。愛人推己及物之恕也。而忠即行乎其間。以責人之心。責己發己自盡之忠也。而恕即不外乎此。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人人性分之所固有者。而曰丘未能一焉。亦曰吾之反求諸己。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爾學者之心。常如聖人以爲未能。則必深體而力

是發已自盡之忠而恕不外此亦與饒氏之意不甚相遠亦不可從

份按易稱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列女傳謂太任之妊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謂古人之胎教皆如此則女子之當盡道可知今朱氏以謂道非可求之閨門婦女謬甚

份按或問云以其所以責人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則言行自應就子臣弟友說此

行之惟恐庸言之不謹而言未能顧其行惟恐庸德之未行而行未能顧其言此皆盡已之心而恕之本也饒氏謂夫子責已以勉人前四語是責已庸德以下是勉人通考朱氏公遷曰大學止至善之日於五品遺其二則欲人推類以盡其餘中庸君子之道四於五品遺其一則道所當然非所求之閨門婦女也夫婦之別必君子道之使由之豈待以責彼之道自責乎○史氏伯璿曰饒氏以為忠之事者失之章句之句讀訓釋至矣此一節亦忠恕之事是推已所欲者施之於人也所求乎子所求乎臣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皆是求其待已如已之所欲也以事父以事君以及其父君兄友也四者皆曰未能可見子臣弟友之職未易盡聖人不自聖之心蓋與舜之事親自知不足者同一意耳上文已之所惡則勿以施之於人足矣此欲推已所欲以及人則孝忠弟信之道有一毫未如已之責人者皆不害其為未能此雖夫子之謙辭要亦不害其為聖人不自滿足之誠心也君子

之道即上文不遠人之道爾道不外乎人倫故以四者言之推己及人即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忠恕之事無不盡則道不外是乃為能改而可止矣故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謂是也若移章句前節自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至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一段置於此節之下以總釋二節之旨更添而以己之所欲者施之於人一句於前勿以施之於人之下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上仍改亦字為皆字則似極為明備蓋二節皆忠恕節目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也然則此四者章句但以爲責己自脩之事今亦指為忠恕之事抑亦有所本乎曰觀語錄嘗以大學絜矩爲此章之證則固亦以為忠恕之意矣况以為忠恕之事亦與章句責己自脩之意無所礙庶乎亦有可通云爾○庸德之行以下章句至矣饒氏以庸德為孝弟忠信之類者近之以庸言為責乎子臣弟友之類者未當此蓋承二節忠恕之事而言既又推而極之以至於盡道之域也庸德以忠恕之事為德也庸言以忠恕之事為言也待人有一毫不如待己者便是

云以忠恕為德以忠恕為言  
恐未當

不忠不恕故於庸德不可不踐其實於庸言不得不  
擇其可行忠恕之事難故每有不足不足則不敢不  
自勉以盡其所難言忠恕之事易故每至有餘有餘  
則不敢不自反以節其所易至於言無不如其行行  
無不掩其言則言行於是乎相顧而忠恕之事畢矣  
至此則人事盡天理得由忠恕之不遠乎道者可以  
至於不遠人之道而與之一矣此所以胡不慥慥乎  
之言而贊美之也歟○饒氏謂前四語是責己庸德  
以下是勉人按此段皆是夫子責己自勉之辭而教  
人勉人之意在其中上曰四者未能責己之辭也此  
便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意皆聖人不自聖之謙  
辭也苟未能而遂已焉則亦徒責而已故以庸德以  
下以見自勉之意便可見不以不能而遂已必求至  
於能而後可之意此便如抑為之不厭之意皆聖人  
純亦不已之誠心也合而言之可見聖人不自滿足  
終日乾乾之意矣聖人尚爾况學者乎則其教人勉  
人之意豈必外此而他求哉○黃氏洵饒曰之行平  
聲顧猶應也行並去聲○上章君子之道天地之道

讀本

鬼神之道至誠之道大抵皆同○此是節解後做此  
附纂疏三山陳氏曰此章反覆於人己之間其歸不  
過致謹於言行以盡其實苟釋思而從事焉則其於  
處人己之道兩盡而無間矣○存疑言所求乎子以  
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  
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君子之道  
吾所未能如此彼君子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  
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顧言君子胡  
不慥慥矣乎然則當以是為則而自勉矣大意不過  
如此○淺說己之所未能者皆君子所已能也彼以  
子臣弟友之道體之於身者庸德也庸德則行之而  
踐其實以是道而責之於人者庸言也庸言則謹之  
而擇其可庸德易至於不足有所不足則不敢不勉  
庸言易至於有餘有餘則不敢盡有餘不敢盡則是  
謹之至而言焉顧行有不足不敢不勉則是行之力  
而行顧言夫能言而行不逮者偽焉而已言行相顧  
則道有諸身而所立者皆實地且言論之責於人者  
亦皆親切有餘味而非無實之空言也然則胡不慥

中庸

卷中

二

適喜齋

困勉錄曰子臣弟友大全或問蒙引淺說皆主夫子自己之子臣弟友言不是泛說蓋夫子雖未嘗為君而有臣然古人君臣字多通用凡甲之於尊僕隸之於主皆有臣義自庸德以下有主君子之道言者有謂是孔子自責自脩之事者蒙引云慥慥贊美之辭不應夫子自言而自贊美今當斷目庸德之行以下為正君子之道謂已之所未

中庸之全章  
慥爾此道之所以歸於君子而為君子之道也此吾之所以未能當自勉以進於君子之道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也○蒙引子臣弟友之道庸德也以此道而形於言庸言也庸德而行之必踐其實使德有諸己也庸言而謹之必擇其可若未能行而徒言不可也必其所能行者然後見於言是擇其可也如此說方與下文之言願行相合○庸德庸言所該自廣而意之所主則重在子臣弟友之道○舊說以庸德之行以下為孔子自責自脩之事於君子慥慥一句不順蓋慥慥贊美之辭不應夫子自言而自贊美且君子二字自有礙而與上文君子之道不同今當斷自庸德之行以下為正言君子之道如此而欲以是為勉而自勉則亦自脩之事但自脩之意當安在言外不當直入本文

###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

能者皆君子所已能而自勉之意在言外

吳因之曰素位而行似以事言而心亦在其中不願乎外似以心言而事亦在其中○蒙註曰行字是因位盡道不

###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隱存焉下章放上聲與此雙峰饒氏曰此章實此費恐人以闊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費隱明道之體用而此章以忠恕違道不遠繼之以明學者入道之方蓋即夫子告曾子以一貫而曾子告門人以忠恕之意也意子思得其傳於曾子而於此發明之歟○新安陳氏曰丘未能一固聖人謙辭然實足以見聖人愈至而愈不自至之誠如朱子所謂必如舜之事父周公之事君方為盡道語其極誠聖人所不敢自以為能也

### 素猶見在也

形旬反伯璿曰按素來有從前之意似與見在之意不類見在乃是目今之事非從前意也今日富貴則今日行乎富貴明日貧賤則明日又行

遷不定的如位富貴則貧賤  
為外位貧賤則富貴為外願  
外如未得思得小得思大既  
得思保守已失思復得之類  
皆是不但逆境有願外願境  
亦有願外也

困勉錄曰素富貴二節計分  
貼素位不願存疑說得明蒙  
引不無操戈之意其說曰素  
富貴二節章句分貼素位而  
行與不願乎外不知亦是子  
思意否今看無入不自得一  
句易混入不願其外之意看  
正已而不求於人一句又易  
混入素其位而行之意至於  
君子居易以俟命一言又難  
分析二意矣至於所引射有  
似乎君子云云似益難於分  
貼而朱子亦自不奈何矣此  
與道不遠人章分二節處後

學尚未得習中灑然  
困勉錄曰四個行字可味是  
盡其居位之道意若只說是  
順其所遇是古逸士非君子  
中庸言人歷一位自有一位  
所當盡之事於此無絲毫  
盡則方寸之中廣大寬平真  
有不可告人者此之謂自得  
識得此意則憂勤惕勵正與  
自得不相妨若說逍遙閒曠  
任運自然則孔孟老莊何異

中庸卷之三

讀本

平貧賤此之謂見在觀或問善游氏之說可見若以  
為素來則昨日富貴今日貧賤反仍素來所行可乎  
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

其外之心也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通考黃  
氏洵饒曰君子素其位而行即曾點之

意○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附存疑素  
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二句只是一套事但素位而  
行便不願乎外不願乎外便素位而行不可分開為  
二下文素富貴行乎富貴二條朱子乃分貼二句者  
蓋素富貴行乎富貴條雖有不願乎外意然此處且  
欲發明素位而行姑未之及在上位不陵下條雖有  
素位而行意然此處只欲發明不願乎外意且置之  
朱子解經各有攸當非強為分析也觀第二條四箇  
素字行字第三條五箇不字意就可見○言君子但  
即其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其於利害得喪皆所  
不計焉蓋其在我者所當盡而  
係於天係於人者則非所必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如舜之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

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  
是也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  
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是  
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為吾之所當為而已  
○雙峰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  
逆境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暗說富貴貧  
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不  
常有之素夷狄謂適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  
問入字是入四者之中否曰入字關上四者特舉其  
槩隨其所在而樂存焉○倪氏曰順居一逆居三以  
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居子居易俟命以能視順逆  
為一也通考黃氏洵饒曰素富貴道行乎富貴素貧

中庸卷之三

通喜齋

大全辨口數行字是說我有  
所以行乎四堵之道如處富  
貴則致君澤民處貧賤則脩  
身見世黃而饒以舜之衿衣  
鼓琴為行富貴飯糗茹草為  
行貧賤不知此只說得富貴  
貧賤四字遺却若固有之若  
將終身意於行字無涉

賤道行乎貧賤素夷狄道行乎夷狄素患難道行乎  
患難○行乎富貴如舜被衿衣鼓琴之類行乎貧賤  
如舜居深山之類行乎夷狄如孔子居九夷行乎患  
難如孔子厄陳蔡文王囚羑里之類○史氏伯璿曰  
無入字總上文四素意而言自得字總上文四行意  
而言此句是包括上文四句之意屬之素位而行也  
但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二句是反覆相形而言故下  
二節亦反覆相應而言耳○按貧賤對富貴言雖逆  
順不同皆常事也患難對康寧言夷狄對中國  
言患難夷狄不唯是逆又是是事之變者並言四者  
而常變相半者不過以見處常處變皆無入不自得  
耳常變相半而順一逆三者又不過以處順易處逆  
難故略於順而詳於逆耳康寧與中國亦常事之順  
者耳奚假言哉若日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則是  
人亦少有不在患難夷狄者耶倪說非是○蒙引接  
小註入字闕上四者特舉其槩蓋時有萬變事有萬  
殊物有萬類而道無不在所謂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要當隨時隨處而各盡其所當為均一富貴也而富

翼註曰陵是作威意援是附  
勢意下文總謂之求人者蓋  
陵求其順我援求其庇我○  
呂晚村曰只重正己二字不  
求人上文已見然正己正要  
不求於人不求於人乃見正  
己之盡而字一轉有味  
吳因之曰怨尤之念願外者  
所必有說至不怨尤而不願

貴等第不同均一貧賤也而貧賤亦有次第對其弟  
則位兄也對其兄則位又弟也對其父則位子也對  
其子則位又父也對其君則位臣也對其臣則位又  
君也以至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如此推之方得說素  
位而行意盡○素夷狄行夷狄素患難行患難非謂  
苟免而從夷也有道存焉此句俗多借以文其苟免  
之計差毫釐繆千里矣君子雖在夷狄患難亦不離  
道○言患難則在平時可知言夷狄則中國可知所  
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是又舉此  
以見彼也故末更云無人字該之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

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怨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惟

反自責於己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蓋有責  
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



外始益顯矣須知始而求終而怨合之皆是願外裏面事故備言之以見其不願外非止不求為不願外要認

翼註曰易字不可就作位字位中之道乃易也所謂為其所當為也

呂晚村曰直到樂天境界無非居易

應則尤人君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習中多少洒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附輯釋臨川袁氏曰上不陵下則上正已而無求於下下不援上則下正已而無求於上無求故無怨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十字是承上二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八字又因以申無怨二字之意怨者怨嗟而已尤則有罪之之意焉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

易平地也易與險對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

問君子居易俟命與大易樂天知命相似否潛室陳氏曰居易俟命學者事樂天知命聖人事○格菴趙氏曰君子習中平易所居而安素位而行徼堅堯也富貴貧賤惟聽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朱子曰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采氏仲曰易者

中庸也俟命者待其分之所當得故無怨尤險者反中庸也徼幸者求其理之所不當得故多怨尤通考黃氏洵饒曰謂所不當得而得與詭遇獲禽意不同附存疑該做底便是平地不該做底便是險道○蒙引易平地也如素富貴則富貴所當行之道乃我安穩田地○俟命指那窮通得喪處君子無心計較也是俟命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反

畫胡對反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詩傳侯張

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雙峰饒氏曰正乃是鳴字亦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為的鵠取革置於中正則畫於布以為的通考詹氏道傳曰按朱子曰則禮粹入有皮侯采侯獸侯皮侯則設鵠乃大射之侯采侯則設正賓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

中庸大全章句

卷

論語齋

吳因之曰反求於身之中是即所謂素位也不求諸身之外是即所謂不願外也君子盡道之實觀聖言而益決矣當把子思白已論做個主張而以聖言合之方得引言口氣

翼註曰此章首節為綱下三節詳而明之末節結而證之通篇重復字固矣而未節身字亦重蓋身之所居為位反

是為外位不能無得失二境  
俱及來諸身要吾身無失耳  
白得自字正己的已字俱  
是此簡身字

鵠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畫朱其外次白次蒼  
次黃次黑充其正寸使大如鵠其旁畫以雲氣亦如  
正之數五正者天子也諸侯則三正去玄黃孤大夫  
二正去青白直以朱綠也若獸侯則燕射之侯鄉射  
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  
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用布而畫獸頭於正鵠之  
處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為質士則用布  
而不塗其側所畫雲采亦如采侯之差等○東陽許  
氏曰射有三天子至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  
賓射燕射也三禮辨云天子九十步侯諸侯七十步  
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小取其巧也步遠者  
鵠差大取其方也○補氏意曰賓射之的謂之正正  
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  
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  
此乃天子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貢士  
可以與祭者賓射則張布於侯而設正諸侯朝會正  
以賓射之禮以觀邦國諸侯者也附鄭子思引此孔  
注正鵠皆鳥名也一日正正也鵠直也

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陳氏曰射有不中只是自責如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蓋以證上文正己而不求於人是亦不願乎其外之意也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

者放此

雙峰饒氏曰上章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是就位上說此身放

開一步然位是此身所居之地猶未甚遠下章言行遠登高卑近可以至於高遠迤邐放開去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

新安陳氏曰承上章言道無不在而進道則有以君子之道提起言凡君子之道皆當

如此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云云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凡天下事皆當如此下引詩及孔子之言但舉一事以明之亦猶詩之興也妻子兄弟譬卑近父母譬高遠附存疑君子

困勉錄曰此章言進道之序  
自道不遠人章至此乃是一  
步緊一步雙峰饒氏謂其迤  
邐放開者謬蓋道不遠人章  
因上章說得闕了故特說簡  
人字則已切矣然曰人則見  
在未來告人之所當盡也故  
又說簡字則益切矣然曰  
位則高卑遠邇皆位之所有

也故此章又說個自邇自卑則愈切矣合看諸章子思一段喫緊為人之意何等細密

困勉錄曰詩意本云雖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兄弟既翁而後和樂且耽則是兄弟既能宜室家樂妻祭者也因兄弟及妻子子思引來乃以和翁和樂且耽則是能宜爾室家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則是能樂爾妻祭矣此斷章取義也

行莫先於孝如何順父母反在後作文當周旋數語如云人子之事父母固先於妻子兄弟而用其情然使不能聚一家之歡心以事其親未必父母之我順也

之道進為之道也故就承之曰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此句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意相近蓋上句意就在下句意內也不可以君子之道當大哉聖人之道看辟如行遠二句方作進為之序○蒙引邇者卑者下學人德之事高者遠者聖人成德之域也總不外知行二者自知之始而漸至於知之盡自行之始而漸至於行之極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翁和樂且耽宜爾室

家樂爾妻祭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翁亦合也耽亦樂也

祭與祭通子孫也存疑宜爾室家貼兄弟二句樂爾妻祭貼妻子二句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

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

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三山陳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凡君子之道其推行之

序皆然引詩以明之特舉一事而言耳○雙峰饒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說得闊只引詩來形容却是切惟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故能宜爾室家惟兄弟既翁和樂且耽故能樂爾妻祭室家宜妻祭樂皆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新安陳氏曰兄弟妻子之間日用常行之事道無不在不可忽其為卑近雖高遠實自於此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正此意也子思引詩及夫子贊詩語蓋偶指一事而言非以自邇自卑之義為止於此詩所云而已也四書通人子以父母之心為心必使一家安而後父母之心安之必使一家樂而後父母之心樂之爾嗚呼為人子者而使

通喜齋

父母之心。或有不安之不樂之者。亦將何以爲人子哉。○通義松塢先生曰。鄱陽朱子曰。此章爲事爲先。後次序之凡例。大凡行事。皆有其序。故總以行遠登高爲起語。其下引詩云。子曰。是處一家之道。而遠邇高卑中之一事也。欲父母之順。必先和妻子。宜兄弟如此。則欲平天下者。必先治國。欲治國者。必先齊家。欲治民者。必先獲上。欲獲上者。必先信友。欲信友者。必先順親。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推此類。可盡天下事矣。此亦一事之當然。費之小者也。○存疑。夫人之處家。則以和妻子。宜兄弟爲事之卑近。而以順父母爲高且遠也。必能和妻子。宜兄弟。而後父母其順之。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也。然則學者之求道。可舍其卑近而徒事高遠爲哉。

### 右第十五章

凡三章皆近裏就實。學者所當用功。○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

困勉錄曰。此章鬼神與季路所問不同。彼是專指天地。祇人鬼言。此是統言天地。開氣之靈。處凡天地之春夏秋冬。冬人身之語。默動靜無非鬼神。

份按造化之妙。於氣之往來。屈伸見之。此語亦須善會。不爾。恐礙了不見不聞。意困勉錄云。鬼神造化之迹。迹字指能屈能伸者言。非謂有迹可見者。雙峰謂造化之迹。指屈伸者言。而以程子爲未精。此誤看也。看來程子但未說得。

###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故於費隱之後。十三章先言脩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則言正己不求於外。此章則言自近及遠。是言凡行道皆當如是也。引詩本是比喻說。然於道中言治家。則次序又如此。

###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問何謂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北溪陳氏曰。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良能是說往。

二氣與良能耳

份按吳氏謂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困勉錄力主其說謂前四節雖說氣之無所不在而理之無所不在實在其中竊思為飛節章句云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存疑曰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氣也所以流行昭著者皆理為之也故曰莫非此理之用則吳陸二說固為得之但語類朱子云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或問

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竊疑鬼神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日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又似謂鬼神只是就氣言而誠字乃就理言也當更詳之困勉錄曰鬼神有對待屈伸二項而對待中又有對待屈伸中又有屈伸又對待中各自有屈伸屈伸中各自有對待蒙引曰此章鬼神以往來屈伸者言流行之陰陽也所謂陰精陽氣魂游魄降乃是對待之陰陽非此章本旨淺說亦云看來不是玩第二節章句莫非二字便兼對待在內

中庸之全

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則陰陽良能是其靈處○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便無了一物便是良能功用便是陰陽往來○雙峰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迹不說他靈處張子說得精通考吳氏程曰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故迹專以氣言而良能兼以理言然後其意始備大抵理形而上氣形而下而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者也不然朱子何以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皆理之自然不假安排布置○許謙曰天地言其形造化言其理造化之理妙不可見惟見其成敗之迹耳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朱子曰二氣謂陰如氣之呼吸者為魂魄即神也而屬乎陽耳目口鼻之類為魄魄即鬼也而屬乎陰○北溪陳氏曰靈只

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

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眾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朱子曰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陰之靈為鬼陽之靈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靈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靈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新安陳氏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為德猶言性情功效朱子曰性情乃鬼神之情狀能使是功效○視不見聽不聞是性情體物而不可遺是功效○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

中庸之全章句

適喜齋

份按朱子謂鬼神之德言鬼神實然之理玩或問曰鬼神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則首節內未可用實然之意註新說誠字即在德字不以誠作所以盛說不可從又按鬼神之德言鬼神實然之理二句乃又是一條不與上文相連○翼註曰先輩鬼神之為德只是鬼神之為鬼神最安

用人須是於良能功用上認取其德。鬼神之德言鬼神實然之理。○蛟峰方氏曰：性情言其體，功效言其用。易曰：鬼神之情狀，情即性情，狀即功效也。鬼神生長斂藏，是孰使之然。是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斂而成秋，藏而成冬，便是鬼神之功效。通考黃氏洵饒曰：鬼神即陰陽可見者。○中庸其至矣乎，以理言鬼神其盛矣乎，以氣言理，故言至氣，故言盛。鬼神為物之體，而物不能遺，中庸亦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章句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也。陰陽分而言之，夫乾靜專，其性動直，其情大生焉，其功效夫坤靜翕，其性動闢，其情廣生，其功效合而言之，陰順陽健者，性也。陽施陰受者，情也。陽生陰成者，功效也。即此章觀之，不睹不聞者，性也。體物而不可遺者，情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功效也。○皆就用上說良能之良，即靈也。妙用也。○朱氏公遷曰：鬼神自造化而言，是專言之也。主乎祭祀而言，是偏言之也。於二氣良能之中，我祭其氣之於我相接者，則理之正也。鬼神為德

質諸鬼神，怪力亂神，皆汎以造化之鬼神言。齊明盛服以下，及敬鬼神，事鬼神，非其鬼而祭之，皆特舉其祭祀之鬼神言也。又祭祀之可格者，是鬼神之靈質之而無疑者，是鬼神之理。夫子之不語者，是鬼神之妙。附輯略程子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朱子文集潘子善問：豐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程子曰：鬼神造化之迹，然天地盈虛，即是造化之迹矣。而復言鬼神何耶？曰：天地舉全體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為者，以謙卦象辭推之，尤明白。○朱子語錄：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明便如何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張乘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公事未判，生殺輕重都未定，今已判了，更不可易。○蒙引：大抵只用鬼神體物，不遺數字，亦都說盡了。只此便已見道之無所不在，了便已見道之不可離了。蓋實有是物，則實有是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理，盈天地間一氣。

機之屈伸往來而不已焉。此即理之所在也。無物不  
 有。無時不然。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道容可離  
 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天地  
 之功，用即造化之迹也。造化指天地之作爲處言。造  
 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至而伸者爲神，反而  
 歸者爲鬼。至而伸，反而歸，止是進退二字耳。要認得  
 正而實，若泥於反而歸之詞，則異端所謂歸根還原  
 者，亦無得而議矣。○其以二氣言者，亦言其屈伸各  
 有所屬耳。非實有兩箇氣，而兩氣之外，又別有一箇  
 氣之貫者也。故曰：其實一物而已。○鬼神三段註，蓋  
 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用張子之  
 說。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  
 也。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然後鬼神之義盡矣。朱子  
 之說，重一氣上二氣，則張子已說了。清嘗合章句三  
 說而一之曰：鬼神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也。其至  
 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如日月寒暑春夏秋  
 冬風雲雨露山川陵谷禽蟲草木之屬，要皆是鬼神  
 之傳舍也。小註云：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

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又曰：風雨霜露，日月晝夜，  
 此鬼神之迹也。斯言要是借此示人，以默會鬼神之  
 所在爾。若謂此即是鬼神，則爲視而可見，聽而可聞  
 矣。要之，日月風雲之類，亦物也。皆鬼神之所體者也。  
 ○以功用謂之鬼神，兩故化也。以妙用謂之神，一故  
 神也。神字對鬼字而言，則偏矣。單言神，則當得太極  
 ○爲德猶言性情功效。爲德二字最難解。蓋德者得  
 也。取得之義，亦有二端。有以稟受所得者言，如明德  
 達德之類，則解之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  
 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曰：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  
 有以學力所得者言，如爲政以德，據於德，知德者鮮  
 之類，則解之曰：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曰：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也。惟鬼神之德，難以得義  
 解。其所謂德者，乃其性情功效耳。然難就以性情功  
 效爲德之義，故爲之說曰：爲德猶言性情功效。故經  
 傳中惟此一德字自爲一例解。○性情功效是一樣  
 字，不可分體用。朱子小說謂視不見，聽不聞，是性情  
 體物不可遺，是功效。蓋亦一時間答之言，意在欲人

分按朱子謂性情便是二氣  
良能功效便是天地功用亦  
似不妨更商之

之易曉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抑或者記之誤歟。  
朱子又曰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  
功用。信斯言也。則張子所論鬼神僅得其體。而程子  
所論鬼神僅得其用。歟。故學者於章句。則當字字而  
精研之。至於小註所集語類之言。多出於門人之所  
記。亦或其前後之異說。其合於章句者。則取之以為  
證。佐發明。其不合者。又自為一例。看可也。○盛字意  
重在體物不遺上。雖曰兼費隱。然隱只在費之中。即  
所以體物不遺處。無可見聞也。蓋其運化機於無迹  
幹立功於冥冥。其曰視不見聽不聞。亦是說他那合  
而為物之始散而為物之終處。都無可見可聞。所謂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豈謂體物不遺之外。別有  
箇不見不聞者為之體乎。○存疑小註寒暑日月春  
夏。此不是鬼神。乃示人鬼神之所在也。要之日月寒  
暑之所以往來。春夏之所以生長。即是物而鬼神之所體  
者。章句言性情。又言功效。亦非無謂。此都是就體  
物不遺看來。方下此字。而蒙引說只是一樣字。如此

則只消說性情便了。又加功效。不亦贅耶。竊意性情  
猶言才調。蓋能體物處。是其才也。此鬼神之性情。到  
那體物處。便是功效。蓋其才之見於用也。此鬼神之  
功效也。蛟峰之說是矣。但謂易曰鬼神之情狀。情即  
性情。狀即功效。數句可刪。  
性情功效。猶云道德功業。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

新安陳氏曰陰陽之合為物  
之始陰陽之散為物之終  
是其為物之體而物之

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是所謂幹事  
開體物而不可遺朱子曰

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  
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  
理無非實也○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天地之  
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

說統曰始終字非當生死字  
看凡物呼吸喘息晦明變化  
晝夜代謝生死皆是也○  
註曰始終字不可專作生死  
字看生死字只說得人與禽  
獸草木還說不盡且如日月  
寒暑是物日月寒暑之來是  
物之始其往是物之終日月  
寒暑中之靈氣便是鬼神又  
如人之一身語默動靜亦是  
物亦有終始其語而動者是



氣聚是神其默而靜者是氣散是鬼推之莫不皆然也體物之終始不是只體終始兩頭不體中間謂自始至終俱體也  
份按天地設位而鬼神行乎其間其為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明矣朱子所謂氣先乎物須有此氣方有此物將鬼神作主將物做賓是也今人死守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一語以為本之朱子豈知此乃編大全者憤憤摭拾之誤乎蓋此三句以下至胸明代謝也乃呂子約問語物之聚散始終以下乃朱子答語無物能遺之以下更有所謂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與所謂無道關涉漏者皆非是此三句駁得尤為要緊今却

刪去此駁語而反以呂說之見駁於朱子者曰為朱子之說遂致貽誤至今三百年來無人糾出蒙引謂鬼神與物當稍有先後之別困勉錄謂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之說與蒙引所云可並行不悖蓋亦皆誤認呂說為朱子之說而不敢直指其非也

所為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徧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此三句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而不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神之德猶云即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云無關遺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開乎晦明代謝也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也○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雙峰饒氏曰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引而不發之意也此章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章未發之意也然弗見弗聞已足以形容其隱矣而復以體物而不可遺言者明隱非空無之謂也故下文言微之顯而復以誠之不可揜申之明隱之所以不能不費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揜故也又曰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此章即鬼神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言觀鬼神之體至隱而其用至費如此則道之用所以至費者豈

非有至隱以為之體乎○宋氏仲曰視弗見聽弗聞德之微也體物不可遺德之顯也○新安陳氏曰鬼神為物之體故此曰體物猶真為事之幹故乾卦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味其語意可互相發明通考東陽許氏曰視弗見聽弗聞性也體物不可遺情也使人承祭祀者功效也又曰體物者為物之體也幹事者為事之質幹也○趙氏惠曰易文言貞者事之幹朱子本義云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物依此而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華○二節言鬼神徧體萬物之中物莫能遺○黃氏洵饒曰體物不可遺體字理氣兼在不可遺一物一太極然物之終始即二十五章物之終始幹事者天以理而散為萬物人以心而散為萬事心之貞固為事之幹○朱子文集答徐居甫書鬼神者往來之氣也須有此氣方有此物是為物之體也○答吳晦叔書前輩引用體物句或有脫了可字者乃似鬼神有不遺物之意非物自不可得而遺也○蒙引陰陽合散之陰陽則鬼神二字內

各有陰陽也。是橫的陰陽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齊側皆反

齊音齋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

記祭統篇謂齊其不齊之思慮以極致明猶潔也

其齊也。附易本義湛然純一之謂齊洋洋流動充滿之

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形同反昭著如此乃其

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問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如此。朱子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雙峰饒氏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他靈處。○

翼註曰不可云惟誠敬如此故洋洋如在其上如此說是重人敬鬼神了此不重人敬鬼神只重鬼神自發見昭著是齊合註云連齊明盛服亦是顯鬼神之不可遺處

份按東陽此條如在左右下有云不是或在上或在左右是言在上又在左右齊塞充滿都是鬼神然後接此是於祭祀時云所謂在上又在左右齊塞充滿云者說得最妙何故刪去

陳氏曰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

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

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

新安陳氏曰此章自體物而不可遺以上所說鬼神

所包甚闊凡天地造化日月風雨霜露雷霆四時寒

暑晝夜潮水消長草木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

死無非鬼神自使人齊明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

鬼神中提出所當祭祀之鬼神來說見得鬼神隨祭

而隨在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

不可遺者豈不可驗之於此哉。○東陽許氏曰如在

上如在左右此是於祭祀時見體物不可遺處所以

章句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前以天地造化二

中之陽山林與川澤對則山林陽也原與隰對則原陽也然終是麗乎地者惟祭人鬼則求魂於天求魄於地是合陰陽而祭之鬼雖是陰其中却是合陰陽來格○趙氏惠曰案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故以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也故此云體物而不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人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此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附蒙引鬼神之妙充滿周匝於宇宙之間有觸斯應故一祭祀之開而遂洋洋乎如在也非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了然後有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也只就祭祀時所見如此見得鬼神之無所不體耳若謂必待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然後有箇洋洋乎如在其左右則亦未為體物而不可遺矣下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正為此也但不可專指祭祀時言耳○盛服兼冠履之屬不專指衣也衣與服不同衣特服中之一件故曰服周之冕又曰冕祭服之冠也又周公成文武之德小註云驚冕諸侯之服也可見

說約曰大全如陳氏黃氏李氏多以使天下後三節俱主祭祀言然存疑為正今說家皆從此也且抑詩屋漏之云本不謂祭時

份按語類此條末引謝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語可其所謂祖宗氣存在子孫身上云云相發明不宜刪去

服字所該之廣○存疑上既說體物不遺復就祭祀上說此尤顯然易見故言之以為體物不遺之驗神之格思之神亦是此類之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

**昭明** 焄蒿悽愴初亮 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禮記

祭義篇孔子答宰我問鬼神之語 **正謂此爾** 朱子曰鬼神之露光景

人者是焄蒿使人精神凜然竦然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是悽愴○問鬼神章首尾皆主二氣屈伸往來而言而中開洋洋如在其上乃引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乃人物之死氣似與前後意不合何也曰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是伸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是甚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焄謂香臭蒿謂氣蒸出貌朱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段光景焄蒿是其氣升騰悽愴是使人慘慄感傷之意○何

中庸 章句 中 造幸齋

中庸之章句 卷之五 文定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有此聲氣此是祭義所言正意若中庸章句乃是借來形容祭祀來格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感召已散而復伸之氣與祭祀所指自不同○程氏復心曰此節言鬼神之神無所不在能奉承敬畏則此理昭然流動充滿於上下左右此陰陽鬼神之發見昭著處蓋體物不遺之驗○黃氏洵饒曰昭明光也焄蒿氣也悽愴情也○就人上見故戒懼慎獨靈不可掩也○宋子語錄或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說末後又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蒙引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其氣不必謂是陰陽之氣亦不可謂是鬼神之氣蓋此其氣字是指物之氣祭義載夫子答宰我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云云此蓋以形斃為鬼而以其神之焄蒿悽愴者為神也又自作一例論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數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

敬也思語辭陳氏曰言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可得而測度矧可厭數而不敬乎通

考黃氏洵饒曰神之格思洋洋在上在左右不可度思謂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就人上可見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夫音扶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此誠字指鬼神陰陽合散無非

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掩如此延平李氏曰中庸發

祀時為言者只謂於此時鬼神之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者有入頭處爾○朱子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鬼神主乎氣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

審合註曰說者俱說引抑詩為祭祀之證愚謂朱註並無此解此是沿襲之誤此章書只重鬼神之德之盛使天下節是即祭祀以驗其盛若以引詩是證祭祀則章旨豈重祭祀乎蓋神之格思三句與上文兩開說一以祭祀為驗一以詩詞為證格思是體物也若可度思便有所遺矣格思而不可度正見體物不遺處不可射思句不重朱子語錄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且及爾游衍鬼神體物不遺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度者矣不顯亦顯猶懼渺忽之間檢察未周以得罪於天地鬼神况可厭數而不敬哉○困勉錄曰審合註謂矧可射思句不重最是若欲

講此句亦當如上節齊明盛服例以鬼神能使人不射見其不遺則可  
涉按李說以末節主祭祀言不可從

用勉錄曰或問既極度侯氏之說而大全又有朱子之說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亦是未定之論麟士取之謬也  
份按陳氏以弗見弗聞說却詩殊不然其說顯字反遺却體物蓋以末節亦主祭祀言也  
困勉錄曰翼註謂誠字俗講云其合也實有是合其散也實有是散太淺如瓦礫實有是瓦礫亦可謂瓦礫為誠乎

當改云其合也實理之通其散也實理之復此說甚然然章句亦只云陰陽合散無非實者何也蓋上文言合言散原兼理在內則此節雖只云合散之實亦不妨

不可掩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也。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掩如此。○上下恁地說忽插一段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在這裏也是鳶飛魚躍意思所以末稍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掩如此。詩云三句視弗見聽弗聞意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說如在上在左右意。○雙峰饒氏曰中庸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為自此以後言誠張本也。後章誠字即此章誠字但此章誠字是費之所以然處以理言也。後章誠字是以貫眾費而有諸已處以德言也。皆所謂隱也。○雲峰胡氏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朱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子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子朱子又加以真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即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

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視不見聽不聞微也前之所謂隱也。體物而不可遺顯也。前之所謂費也。前言君子之道以人道言此言鬼神之德以天道言人道其用也故先言用之費而體之隱者即在費之中天道其體也故先言體之微而用之顯者亦不出乎微之外言固各有當也。體物而不可遺章句以為體物猶易所謂幹事本非幹不立葉非幹易傾幹字釋體字最有力此是指鬼神之顯處以示人之齊明盛服鬼神未嘗使之而若有使之者洋洋如在鬼神精爽直與人之齊明相接章句謂此即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蓋前此所謂鬼神無所不包此又就無所不包之中提出當祭祀之鬼神來說又指鬼神之最顯處示人然此其顯也必有所以顯者末斷之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鬼神無聲無形於天下之物如之何其體之於天下之人又如之何其使之顯然一至誠之不可掩如此也。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而陰陽合散莫非真實無妄之理後世此理不明有指鬼神於佛老而競為淫祀以微

份按微字指非見弗聞其曰  
自其妙言之曰微者謬也微  
字乃與顯字對不可揜正是  
顯處其曰微字與誠字對顯  
字與不可掩對亦謬也  
份按黃氏謂顯指在上在左  
右蓋以末節主祭祀言也不  
可從

福者一何怪誕不經至此哉。嗚呼！使天下後世而皆  
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率性之  
道，則知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之神，則知後  
世淫祀之幻妄者非誠矣。朱子以為憂之也深而慮  
之也遠，信哉。○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又該貫上章首  
五句去。雖因祭祀而發，不止為祭祀言也。視弗見聽  
弗聞，鬼神之妙，雖無形而難知其為體物而不可遺  
則顯著而可見，微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可掩對，自  
其妙言之曰微，自其實言之曰誠，鬼神之德誠而已  
矣。實有是理，故實有是陰陽之氣，實有是氣，則實有  
是鬼神，其所以為物之體而不可遺，其所以洋洋如  
在之發見顯著而不可掩者，無非以其實故也。鬼神  
之德，豈有出於誠之外者哉。通考黃氏洵饒曰：夫微  
謂不見不聞，顯謂在上在左右，誠就理言。○大學誠  
字就人身上說，中庸言微顯者，三首章言莫顯乎微  
卒章言知微之顯，以心言此章，夫微之顯以理言也。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

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

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

言。胡氏曰：此前三章說費之小處，言日用之間  
道無不在，此後三章說費之大處，言道之至  
近而放乎至遠。中間此一章以鬼神之微顯明  
道之費隱而包大小之義，所以發上章未發之  
蘊而貫前後六章之指，且為下文諸章之論誠  
者張本也。○新安陳氏曰：前章非小也，以後章  
較之，則前章之身位與家，此後章之大關天下  
萬世，則為小耳。包大小者，體物而不可遺，總而  
言之，所該甚大。即一物言之，亦鬼神實為之體  
茲非小歟。以承祭祀，天子祭天地，大也。士庶所  
祭亦非小歟。又非小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  
自費隱章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祭乎天地意  
也。一節總言鬼神之德，二節言鬼神之大小者，三  
節以祭祀言鬼神之小者，四節與三節同，五節

份按許氏之解大小與陳氏不同然可兼用蓋祭祀之鬼神固其小者而其中又自有大小也

又總贊鬼神之德誠即鬼神之德也。○此章獨言鬼神直以隱言所謂弗見弗聞是隱體物不遺是費故曰兼費隱體物不可遺是鬼神之大者下獨指祭祀者言是鬼神之小者故曰包大小是於費隱之中包大小也兼者並舉之辭包者涵養之謂○吳氏程曰兼者兼舉而明列其事包者包括而默含其意○黃氏紹曰中庸自十三至十五章即其近且小者言則為費之小自十七章至十九章極其遠且大者則為費之大道無不包語大語小無不在而不可以形迹求故曰費而隱性妙於無形不可以言費教著於有迹不可以言隱此道所以言費隱小大而性教不可以費隱小大言也對舉而並言之則曰兼舉此以該彼則曰包十六章言費言隱而不言小大故曰兼費隱包大小二十章言小大而不言費隱故曰包費隱兼小大○黃氏洵饒曰此章有費有隱但隱包得前後六章費之大小○兼費隱包大小者費用有小有大故曰包

份按此條又見下章此處宜刪去

困勉錄曰此章是從庸行之常看道之費處章末須歸到孝上若但發德之得天脫却孝字亦非中庸大旨份按呂晚村謂舜乃是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天子以孝做到富有四海宗廟饗子孫保而不可謂舜以聖人之德拜諸福以成大孝竊謂二意似亦可兼說蓋既是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尊富饗保而因其德為聖人尊富饗保乃愈見其為孝可見呂說

誠即是太極則亦費矣亦字有意蓋謂前後三章皆說費鬼神一章本就隱而言所謂則亦費矣○費之小即章句所謂庸行之常費之大即所謂推之以極其至然非有以盡乎費之小則亦無以極乎費之大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舜子孫不止乎此故以之屬二字該之○左傳哀公

元年夏后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去聲之以二姚二女也姚虞姓而邑諸綸邑名有田一成方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襄公二十五年日子產之言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也胡公闕父之子滿也而封諸

雖與先儒不合然亦可補先儒所未備也至謂德為聖人句止取聖人二字德字不重又謂章中四德字大德以下三德字一例德為聖人德字又一例又謂大德只是大孝替身則其說似支離而不可從矣困勉錄亦以其不合於先正而非之也

陳以備三恪。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皆以示敬而已。故謂之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西山真氏曰：舜以聖德居尊位，其福祿上及宗廟，下延子孫，所以為大孝。舜所知孝而已，祿位名壽，天實命之，非舜有心得之也。○宣氏曰：書孟子論舜之孝，言孝之始，指事親之實也。中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新安陳氏曰：孟子稱舜為大孝，以親底豫，天下化言。此稱舜為大孝，以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言何也。常人使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尚謂之孝。舜德為聖人，而能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為大孝乎。通考：趙氏惠曰：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左傳：虞幕裔孫虞閔，父為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妻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滿諡胡公。自胡公至桓公，十二世入春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初立，陳始終春秋。凡十二公，當哀公十七年，楚滅之。陳滅而田恆得政於齊。至威烈王，田和列為諸侯，卒為建國。秦始皇三十六年，王建降秦，滅齊二世。

元年，齊王族田僖及從弟榮弟橫皆豪傑，宗疆僭略，定齊地，皆自立為王。漢高祖召橫，自到，舜祀始絕。○東陽許氏曰：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德為聖人，下五句皆孝之目，為人子者以有德光顯祖父為榮。舜之德則至於聖人，為天子則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則祭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享之，却是就舜身上說。昔舜傳禹，禹即位，祀舜為宗，而又封商均於虞，虞亦立廟祀舜，及其祖父。至周武王，又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則是子孫保之也。○斷釋：臨川袁氏曰：舜之孝，所以為大者，德為聖人，而父母得為聖人之親，尊為天子，而父母得為天子之親，富有四海之內，而父母得享天下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而父母之祀及於無窮，起於側微，而終能顯其父母，如此可謂孝之至大者也。首句稱舜之大孝，下五句言其所以大者。○蒙引：大孝者，非常之孝也。下文云云，皆大孝之實也。然必以德為聖人，序於尊富饗保之上，此又非偶然者。故下節只提起大德與祿位名壽相對說。宗廟饗之，謂宗廟享舜之祭。鄭氏謂舜享子孫。



之祭未  
然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問大德者必得位

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仁山金氏曰此所謂聖人所不能也。然為教無窮而萬世享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也。通考黃氏洵饒曰舜生知之者又指遜而得天下舜得其常孔子不得其常乃氣數有盛衰故也。○此皆從十二章至十五章庸行之常推致至此。附蒙引若以大德當大孝則祿位與名壽都是大孝之實。今却說大德了方得那祿位名壽豈不與上文意背邪。只看上文以德為聖人序於尊富享保之上便是有意在愚故曰章首大孝二字將祿位名壽都該了。下節只把德為聖人做本領而以其他皆是聖德之致要之并歸於大孝也。○此

困勉錄曰依淺說則第一第二第五節俱就舜說惟第三第四節泛說依蒙引翼註則自第二節以下俱泛說舜步在言內而實步在言外從蒙引是

亦是即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與下文栽者培之同意非專就舜一人言也其曰舜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證其實也亦見此節是因舜言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

散則覆

朱子曰因其材而篤焉是因其材而加厚。○物若扶植種在上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

傾倒則生氣無所附着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若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氣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得其餘慶積不善之家必得其餘殃今日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名壽聖賢何若是為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

份按篤字舍下培覆之意本兼說然意却重在培上

份按翼註曰保佑命申正是受祿處申即保佑命之不已

也又按困勉錄曰據詩傳云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佑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則三句自當作三層看乃是已然方然未然之分竊謂二說皆可用陸說更密

困勉錄曰受命即尊為天子也祿位名壽宗廟子孫皆在其中

中庸大全卷之

必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皆理之必然者也。○新安陳氏曰。以理言。則必以數言。則或不必然。理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栽培傾覆。言天之於物。其理如此。實以喻人。栽傾屬人。培覆屬天。栽傾是其材。培覆乃篤也。如此章大舜之德。是栽也。得四者是培之也。桀紂傾也。喪亡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栽而培之。章句氣至兩句。只是培覆之訓。詁不是說盡此節之意。附蒙引物字。兼動植。小註謂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以其本固。釋栽者字。極正當。但雨露風雨字面。却未是此。只說得植物耳。○必因其材而篤焉。言因其材而有所加也。篤字非全好字。栽者培之。固篤也。傾者覆之。亦篤也。皆因其本質之異。而異其所加也。篤厚也。厚加也。人多不悟厚之為加。○舊說天字重今看來。因材意思重。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

申重也去聲雙峰饒氏曰栽培傾覆只將天之生物喻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東陽許氏曰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顯昭著宜於人民故受天之祿

而為天下之主既受天祿矣而天又保之佑之復申重之其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附斷釋臨川袁氏曰引此詩以證大德之所得以著因其材而篤之意民謂庶民人謂有官守者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問舜之大德受命正是為善受福中庸却言天之生

中庸大全卷之

通喜齋

物栽培傾覆何也。朱子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推倒他。理自如此。惟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為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于天。他說得自有意思。○陳氏曰：孔子德與舜同，而名位祿壽乃與舜反何也。蓋有舜之德而必得其應者，理之常有。孔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常有大抵。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堯舜稟氣清明，故為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氣數已微。雖孔子亦稟氣清明，本根已栽植，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植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雲峰胡氏曰：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宜兄弟，樂妻孥，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大，在於宗廟饗子孫，保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必受命。聖人

事也。栽者培之，是言有德者天必厚其福，可為居易者勸。傾者覆之，是言不德者天必厚其壽，可為行險者戒矣。所引詩專為栽者培之而言也。○新安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一句總結上文意。○東陽許氏曰：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物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應。所必至後引詩，又證有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通考：朱氏公遷曰：孝即其效驗，而贊美之得其祿位名壽，是驗諸天。○瞽瞍底豫而天下化，是驗諸人。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去聲之常推之以極其

至新安陳氏曰：大孝也。德為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

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通考黃氏

卷合註曰註云此言文王之  
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  
之事當三節平看總是言文  
武周公之事皆道之所在所  
以明道之費也新說單重文  
王謂文王以有子之述而無  
憂下詳言其善述如繼先緒  
成先德俱予述之事而文王  
之所以無憂也此非本旨切  
不可從若是在子述之出起  
則隨題立意不妨  
份按卷合註曰前有賢父自  
家一毫欠缺德便不類后有  
聖子自家一些失錯便不足

垂範况既曰父作之必有所  
以承之者既曰子述之必有  
所以開之者此處何得無憂  
惟文王能盡道所以無憂此  
說謂文王難為子難為父實  
有憂而反無憂此不是正解  
然聊以備一說又按袁了凡  
曰蔡叔以文王為父聖父也  
以蔡仲為子賢子也豈得使  
無憂哉亦卷合註之意  
翼註曰過至一戎衣句當云  
夫其緒緒也本不期於有天下  
也奈何紂惡貫盈不得不  
伐於是一戎衣而有天下如  
此一轉方妥切不可以一戎  
衣以下作緒緒之實便於太  
王下季文王臣節有礙又曰  
攝訓中力辨緒緒二字只是  
繼世而為諸侯耳其說雖認  
理然以緒字作位字看未

中庸卷之三

洵饒曰後二章皆言費包隱。庸行之常即費  
之小。推之以極其至。即費之大。然非有以盡乎  
費之小。則亦無以極乎費之大。若無前三章道  
德。不能做得後三章事業。可見費之大也。○庸  
行之常亦是庸德之行。與此對說。故曰見道  
之用。廣行之常。謂舜之孝。極其至。謂天子位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  
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

功累魯水仁之事也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瞍堯

舜子則朱均所以惟文王為無  
憂○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  
父王也○雲峰胡氏曰文王父作子述人倫之常也  
舜之父。子。人倫之變也。舜惟順於父母。可  
以解憂。此所以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

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

保之大音泰

此言武王之事纘作管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

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書武成篇

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  
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詩闕宮篇后稷之孫實  
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於文緒業也戎衣甲

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罰於牧之野緒業也戎衣甲

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壹著陟略戎衣以伐紂也

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  
同朱子曰看來也是有些異如堯舜與湯武真箇爭

中庸卷之三

三

適喜齋

安蓋緒字非只指侯位也乃指侯國積功累仁之事但不

中庸卷之九

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三山陳氏曰。周家之業。自大王遷岐。從如歸市。是時人心天意已肇為王之基。武王一擐戎衣。以有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極。不得而辭者。○蔡氏曰。大王雖未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問孔子於舜言。必得其名。於武王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語意似有斟酌。雙峰饒氏曰。反之不若性之之純。征伐不若揖遜之順。通考黃氏洵饒曰。舜與武王。皆曰尊為天子。富有四海。言舜則曰德為聖人。武王則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蓋舜性之也。揖讓而有天下。武王反之也。征伐而得天下。一戎衣而有天下。是武王舉而滅商。若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則是以臣脅君矣。豈不誤哉。附輯釋臨川袁氏曰。不失顯名。得其名也。蓋武王以征誅得天下。疑於失顯名者。然武王之征誅。順天命而行大事。得時之中者也。故不失天下之顯名。○蒙引續繼也。緒業也。此止謂繼世耳。一戎衣而有天下。却是後日事也。

三

讀本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

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

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章句所以訓末為老者蓋以下文

即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上祀見得武王老不暇及沒後周公乃成其志也此所謂武王末受命一句不是結上節意正是引起下文

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

新安陳氏曰蓋者疑辭以意推之觀武成稱大王王季文

中庸卷之九

章句

三

適喜齋

份按堯封棄一條乃仁山氏  
通鑑前編語非許氏之說  
史謂稷生稷鬲史字上有路  
字不可刪○原文尚有云組  
紺號太公史記作叔祖類不  
可刪

王可見矣附朱子語錄問武成言大王肇基王迹王  
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金縢冊乃告大王王季大  
傳言牧野之奠追王大王王季歷文王昌疑武王時  
已追王曰武王時恐且是呼喚作王至周公制禮樂  
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冊寶先公組祖紺反吉賸以上至  
之類然無可證闕之可也  
**后稷也**史記周本紀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  
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  
弗立差弗卒子毀隄立毀隄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  
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  
叔祖類卒子占公宣父立組紺即公叔祖類乃太王  
之父也通考東陽許氏曰堯封棄於邰世后稷以服  
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其官自竄戎翟之間不窋  
生鞠鞠生公劉始遷於豳史謂稷生稷鬲稷鬲生叔  
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按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  
僕差弗毀隄公非辟方高圉侯卒亞圉雲都太公組  
紺諸鬲十有二世而生古公宣父自稷至宣父蓋二

份按語類原文云組紺以上  
則止祀以先公之禮今改云  
組紺以上祀先公以天子之  
禮先公二字犯複幾不成文  
義矣警鬲旒玉與諸侯不同  
上有似字雖諸侯同是七旒  
雖字下有與字皆不可刪  
份按大全辨及說約云祀先  
公以警鬲或亦另有說若云  
不敢以天子臨其先公故從  
諸侯之服則父為士而祭以  
大夫亦改從士之服父為庶  
人而祭以士亦改從庶人之  
服乎份則謂喪服小記云父

十餘世史記以不窋為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  
都諸鬲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為十五世且稷契同  
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十五  
世其亦誤矣今按章句謂組紺為大王之父據疏文  
而言也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  
**及於無窮也**則組紺以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謂  
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警鬲則祀先公依舊止用  
諸侯之禮警鬲諸侯之服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  
耳蓋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警鬲旒玉與諸侯  
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雖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  
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新安陳氏曰無窮制  
謂自大王以上及乎前無窮盡直至於后稷也  
**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  
**喪服自期**居之反以下新安陳氏曰上言葬諸侯絕大

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鄭註云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不敢以已爵加之嫌於卑之孔疏云尸服士服者謂尸服立端若君之先祖為士大夫則服助祭之服故曾子問云尸奔冕而出是為君尸有著弁者有著冕者若為先君士尸則著爵弁若為先君大夫尸則著玄冕是也夫父為士大夫者雖子為天子諸侯而其尸猶服士大夫之服則父為士而祭以大夫父為庶人而祭以士其改從士庶人之服何疑也

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讀本

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姪在諸侯者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陳氏曰周公推文武大王王季之意追尊其先王先公又設為禮法通行此意於天下所謂推已以及人也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山陰陸氏曰經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新安王氏曰追王之禮夏商未有武王晚而受命初定天下追王及於文考至周公因文王之孝武王之志追王上及大王王季不言武王追王者禮制定於周公故也大王以上追王不及而武成稱后稷為先王蓋史官刪潤之辭然追王止於三王而祀用

份按此節達字與達孝達字不同

天子之禮則上及先公蓋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天下之達禮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而祭以士非貶也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而祭以大夫非僭也武王為天子則祭先公用天子之禮其義當然祭禮殺於下而上致其隆喪禮詳於下而上有所略若夫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於庶人賤無加隆貴無加殺孟子所謂三代共之者也○潛室陳氏曰仲情於父母獨三年之喪上達於天子其他各有限節等差不可盡伸也○雲峰胡氏曰周家自大王以至周公世世脩德古所無也周公追王之禮特以義起古所無也所以中庸特表而出之此段須看章句推字與及字周公推文武之意以及大王王季於是始行追王之禮又推大王之意以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謂之達孝也此章之末數達字所以有下章之首一達字○新安陳氏曰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於天子蓋以子於父母喪服無貴賤之分一而已末二句

只是申明上二句。父母之喪。卽三年之喪。朱子謂中庸之意。只在主父母而言。未必及其他者也。附蒙引。斯禮卽是上祀先公之禮。主祭禮言下文。父爲士數句。亦重在祭上。言皆得用生者之祿也。葬禮只與祭禮相形。言之蓋葬用死者之爵。自周公未制禮之前。已是如此。故父爲大夫以下。不可以葬禮並言。○存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祭用生者之祿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皆得用生者之祿以祭。其親也。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此亦示其例耳。若父爲庶人。子爲士。父爲大夫。子爲諸侯之類。可以例推。若父爲諸侯。子爲大夫。則支子不祭。而自爲大宗矣。○看來此是古禮。今世如子爲大夫。則封父爲大夫。旣封大夫。亦當以大夫禮葬之矣。豈復葬用死者之爵乎。○今之封贈其親。卽周人追王之遺意。○以章句大夫降觀之。則期之喪。亦不達乎大夫矣。聖人是。大槩說章句是本儀禮。○周公成文武之德。此意管到末自追王大王王季至貴賤一也。皆成文武德事。斯禮

也。只。管。到。祭。以。大。夫。處。期。之。喪。以。下。又。是。一。轉。語。合。而。言。之。總。是。推。己。及。人。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也。○成。武。王。之。德。易。說。成。文。王。之。德。難。說。此。當。以。下。章。繼。志。述。事。來。看。○蒙。引。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自。上。而。達。於。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自。下。而。達。之。於。上。者。也。此。言。喪。禮。只。是。因。言。祭。禮。而。及。之。耳。○此。達。字。與。達。孝。之。達。字。意。殊。不。同。雲。峰。胡。氏。之。說。非。也。

右第十八章 此章以費之 大者而言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

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西山真氏曰人君以光

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 無異辭故曰達○江陵項氏曰舜爲人道之極萬世

費合註曰達孝據註云通謂之孝且引達尊爲證甚明白時說達孝作達之天下說又作達權說俱未得旨



仰之不可加也。周爲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爲訓也。雙峰饒氏曰：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言其孝不特施之家，又能達之天下，如斯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自上達下期之喪，至達乎天子，是自下達上，能推吾愛親之心，而制爲喪祭之禮，以通乎上下，使人人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如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通考雙峰饒氏曰：舜之孝是充極一家者也，武周之孝是放乎四海者也。○朱氏公遷曰：大孝至孝，達孝不同，以其不可名言，謂之大孝，無以復加，謂之至孝。天下稱之無異辭，謂之達孝。然至孝二字，武周猶得而有之，大孝二字，獨以稱大舜也。然則謂之大孝，則至孝達孝，有不必言者矣。○史氏伯璿曰：或疑雙峰言大孝之旨如此，與孟子集註有異，蓋中庸與孟子言舜之孝，所以大處不同，雙峰只以中庸之意言之是矣，但其說達字之義，與章句異，則可疑矣。蓋此文有夫孝也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二句，若是他人善繼善述，無大聳動人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耳目處天下人安得通稱之哉。惟武王周公之善繼善述，事功極盛，如武王承前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又制爲禮法以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此其繼述皆非常人所及，所以天下後世人人皆知其繼述之爲善，故皆稱其孝而無異辭。此其所以爲達孝耳。章句訓釋無以加矣。存疑上章說武王周公之事，此因以達孝稱之，所謂承上章而言也。○蒙引：此本周公事而兼武王言者，猶上章追王大王王季，而曰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而本文亦曰周公成文武之德也，知彼之兼文武，則知此之兼武王周公矣。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

困勉錄曰章句明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黃氏洵饒乃謂下文指上章下文言麟士因之遂謂春秋以下只主天子不兼上下言此大謬也存疑淺說得之

困勉錄曰春秋以下亦不是以之樂繼述只舉其禮制之大者言春秋二節即註所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乎上下者言明季講家以敬其所尊為一上屬春秋節以愛其所親為通乎下屬

昭穆節亦非蓋以敬所尊愛所親分配二節可也而以註中通乎上為敬所尊通乎下為愛所親則誤矣又或以上節為禮備下節為義周或以上節為時祭下節為時祭皆謬上節是事神之謹下節是待下之周而待下之周亦所以為事神之謹總是一時事祖廟即宗廟可稱祖亦可稱宗重日鑄曰春秋兩節都是通於上下即如祖廟一事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雖有厚薄之殊都有可脩則都有可陳可設可薦矣而序昭穆齊賡賡賢速賡序齒亦可隨分而盡矣若然則所謂踐位行禮奏樂敬尊愛親如生如存又豈獨為武周設哉

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真氏曰當特守而特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新安陳氏曰祖父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通考黃氏洵饒曰繼志是繼文王之心述事是依文王之事繼志所為未遂述事所為已成張子云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下文又以指上章下文言存疑此以理言只宜懸空說舉此以斷武王周公之達孝爾下文孝之至此相應也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禮記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

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此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若上士則二廟庶人祭於寢○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祖無乃不盡人情耶朱子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體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禰却於禰廟併祭祖適士二廟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新安陳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禘廟則有司脩除禘則守禘黝聖此脩其祖廟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脩廟只是灑掃整飾常使嚴潔之意章句適士天子之上士即元士也受三命采地五

困勉錄曰適士二看來只是諸侯之士若天子之士則受地視子男而廟亦當例也東陽許氏以適士為天子之士蒙引又引祭法註曰適士天子上中之士及諸侯之上士恐俱不是

十里視子男二廟祭祖禰官司凡有司之長蓋中士下士也雖立一廟事禰却於禰廟并祭祖附朱子語錄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為是○信齋楊氏曰愚按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二祧太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云三親廟月祭高大二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三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以為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則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則無之祭法有壇有壇或二壇無壇或一壇無壇王制則無之大抵王制略而祭法詳又案三壇同壇之說出於金縢乃是因有所禱而後為之非於宗廟之外預為壇以待他日之有禱也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壇而為鬼也如晉張融之說則祭法所言難以盡信宗

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

音河圖

之屬也

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削也武王誅紂時以赤為飾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天球鳴球玉磬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通考東陽許氏曰顧命序所陳之寶有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之屬則盡包上所陳者在其中龜山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赤刀寶刀赤刃削其刀必有赤處削音笑刀之小者大訓三皇五帝文武之訓弘璧大璧琬琰琬圭琰玉也夷或以為東夷美玉天球雍州所貢玉磬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胤古國名舞衣舞者之衣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兌和古之巧人垂舜時共工舞衣鼗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附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若遷寶則奉之鄭註曰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

份按衣服二字疑是守祧二字之訛蓋先王先公之遺衣服藏於廟祧守祧之所掌也

若魯寶玉大弓者。主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聯  
給陳之以華國也。孔疏曰。所守藏者。卽下文玉鎮以  
下是也。禁令謂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等也。此遷寶  
謂王者遷都。若平王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  
彼新廟之天府。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  
尸也。授尸使神依焉。通考。趙氏惠曰。先祖遺衣服。小  
斂及大斂之餘。乃藏之廟祧。周禮春官衣服祭

祀則以其衣授尸。服卒者之上服。附周禮守祧掌守  
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  
其服授尸。鄭註曰。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孔  
疏曰。按士喪禮云。小斂十九稱。不必盡服。則小斂亦  
有餘衣。必知據大斂之餘者。小斂之餘。至大斂更用  
之。大斂餘乃置之。又曰。既言卒者上服。則先王之尸  
服袞冕。先公之尸服鷩冕也。若然。士爵弁以助祭。祭  
宗廟服元端。而士虞特牲尸不服爵弁者。爵弁是助  
祭諸侯廟中乃服之。士尸還在士廟。故尸還服元端  
爲上服也。若君之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則不服元

端而服爵弁。爵弁本以助祭。在君廟君先祖。雖  
爲士。今爲尸。還在君廟中。故服爵弁。不服元端。時食

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周禮天官冢宰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  
行腍鱠膳膏臊。行猶用也。膳音渠。乾雉也。鱠音腴。乾  
魚也。臊犬膏。治腥。鱠以犬膏也。秋行犢麋膳膏腥。冬  
行蠶羽膳膏膻。犢牛子麋。音迷。鹿子。腥雞膏。蠶音鮮  
魚也。羽。鴈也。膻。羊脂也。又禮記內則篇亦云。○格菴  
趙氏曰。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以奉人者。薦神。蓋以生  
事之也。羔。稚羊。豚。稚豕。嫩而肥。故春用之。香。謂牛膏  
也。調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朱氏伸曰。此  
以下并前章論喪葬之禮。脩道之教也。通考。東陽許  
氏曰。薦其時食。章句用周禮一語。而以之類。兩字該  
之。羔。豚。鱠。鱠。犢。麋。蠶。羽。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  
人物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之。牛屬司徒。  
土雞屬宗伯。木大屬司寇。金羊屬司馬。火合。四時食  
物不同。煎和之脂亦異。於是見聖人制禮。豈惟宏綱

份按許氏此條已經後人改  
制八物者至羊屬司馬火乃  
鄭氏計今四時食物不同今  
字下有按字乃許氏自明其  
意也一食之宜必自有深意  
原文云至於一食之祭莫不

盡其曲折其文理密察如此四時之宜食脂膏之宜用必自有深意其下則云註疏之言未必得之許氏之意固謂先王別自有深意而非註疏所知今是書所載却是許氏就註疏之說而深贊其然全失本指矣

翼註曰此與上節是一時事○困勉錄曰子姓有宗祝有司之事者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階下則序以昭穆此以前後為班非如禮考以左右為別也序言辨賢而不及否蓋諸侯歲貢士天子天子試之射宮非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而中多者不得與於祭則與祭之士皆賢此辨賢是欲用人不違其能非辨其賢不肖也旅酬下為上

按儀禮是弟子先自卒解以勸其長飲非為其長代斟酒也逮賤之賤指卑幼言不必是童子序齒是從昭穆中序齒非泛序齒說云序昭穆時昭穆同則論齒齒同則論齒而齒輕於爵至燕毛則分昭穆以論齒而爵不復論矣此說本蒙引如此講序昭穆與序齒方有分別序昭穆燕毛是同姓事序爵是異姓事序事旅酬是同姓異姓事此兩節論祭時祭皆如此份按主人及眾賓亦如昭穆如字不可解按孔疏如字乃為字何故改之眾賓疏作賓眾亦不可改在昭列者則為一色下疏有在穆列者自為一色八字不可刪各自為旅酬作相旅蓋此為旅酬之事

大用法天體道至於一食之宜必自有深意

四時皆祭獨言春秋者錯舉以省文也○蒙引謂之若周者蓋春秋脩祖廟陳宗器是通上下言此特舉周王家以見例耳若下節所謂有事於太廟獨言太廟而不及諸廟及序爵云爵公侯卿大夫也亦就天子之祭言蓋皆舉其大者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

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

趙氏曰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羣昭羣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

序生者之昭穆○新安陳氏曰王制所謂三昭三穆昭在左左為陽昭者陽明之義穆在右右為陰穆者陰幽之義以周言之書於文王曰穆考文王詩於武王曰率見昭考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也子孫亦以為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通考趙氏惠曰子姓者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為子姓章句所引乃祭統之文夫祭有十倫此條明第五倫見親疏之殺焉者謂尸主既有昭穆如主人及眾賓亦如昭穆列在廟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不失倫類此之謂親疏之殺也然必以太廟言者惟祭太廟之時則眾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羣昭羣穆咸在若不於太廟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若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者言君之眾兄弟子孫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各自為旅酬尊者在前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此明第九倫長幼之序也○蒙引宗廟之禮禮屬生者所以序昭穆全主生者章句云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此原

作相字為是

中庸卷之三

三

讀本

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也。若死者之昭穆，則自其立廟時已定，不待祭時序之也。○註子孫亦以為序，此非指當祭之時。言子孫亦以名其行派也。下文有事於太廟云云，方是祭時序昭穆。○羣昭羣穆，不是昭一行之羣。穆一行之羣而已。如周公一行文之昭也。成王諸子，成之昭也。武王諸子，又為武之穆也。康王諸子，又為康之穆也。○存疑宗廟之禮，當貼云宗廟序立之禮。○此宗廟是高曾祖以上廟，方有羣昭羣穆。若是禰廟，或只是昭，或只是穆，不得昭穆俱有。爵公侯卿大夫也。○蒙引姓也。但同姓序昭穆時，恐於中亦序爵。爵同則論齒，此雖無據，要亦自然之理。天秩所在也。○公侯自侯國言，該伯子男也。卿大夫自內朝言，該上士中士矣。○存疑序昭穆，裏亦有序爵。蒙引後一說最是。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新安陳氏曰：宗伯宗人之屬，以在職事為賢，次序與祭之職事，所以辨其人之賢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

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

音至飲器也

於其長。

上聲下同

而衆相酬。

祭將畢時行衆相酬之禮

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

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

朱子曰：旅酬禮下為吏之屬，升觶或二人舉觶獻賓，賓不飲，却以獻執事。

執事一人受之以獻於長，以次獻至於沃盥者，所謂逮賤也。○問酬導飲也。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疑後世所謂主人倍食於賓者，此也。通考：東陽許氏曰：凡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算。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兄弟者，主人之黨，其位在堂下階之東。有司率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賓曰：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曰：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

份按許氏此條入本所載不成文理，特錄原文於下。  
份按特牲饋食禮：迎尸正祭之後，主人之初獻也。則有尸酢。主人主人獻祝，獻在食之。事主婦之亞獻也。則有尸酢。主婦主婦獻祝，獻在食之事。

禮記卷之三

三

適喜齋

及賓之獻於尸也是為三獻禮成其時則主婦致爵於主人也主人酢主婦也主人致爵於主婦也主婦酢主人也尸舉奠爵酢賓長也賓獻祝也賓獻佐食也賓致爵於主人也賓致爵於主婦也賓獻主人酢也蓋此一科之內并賓獻尸之爵乃有十一爵也於是主人乃獻賓及眾賓遂於堂下設尊酬賓西階賓奠酬不舉又於阼階獻長兄弟眾兄長又獻肉賓宗婦於房中然後長兄弟為加爵眾賓長為加爵嗣子飲奠酌獻自此之後則兄弟弟子於阼階舉解獻長兄弟而旅酬之禮行矣自致爵以下至此乃許氏所謂尸主兄弟各相獻酬畢是也堂下設尊酬賓云云

則許氏所謂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者是也疏謂弟子舉解將行旅酬此即鄉飲酒鄉射一人舉解為旅酬始少年儕尸二人舉解為旅酬始之義也旅酬云者賓取主人所酬之酬長兄弟於阼階也長兄弟眾賓於西階也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辯也長兄弟取弟子所舉之解酬賓也旅酬既畢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於階前中庭舉解於其長賓取解酬兄弟之黨兄弟取解酬賓之黨惟已所欲亦交錯以辯也所謂無算爵也由是後食獻於尸祝告利成而祀事畢矣許氏所云頗不失儀禮本旨故因其說而證明之焉

中庸大全

卷之六

三

讀本

未飲兄弟之少者舉解於兄弟最長者於阼階亦先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解於阼階酌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賓爵於篚此旅酬之大略也附東陽許氏曰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雖間有散見於禮內者今不可知其詳儀禮所存有特牲饋食禮諸侯之士之祭禮也少牢饋食禮諸侯大夫之祭禮也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眾賓無數眾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酬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眾也主人舉解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解於長兄弟於阼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者也長兄弟

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亦先自飲以進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解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酢賓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於篚此旅酬之大略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解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為上也賓取解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解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以逮賤者如此○蒙引其曰賓弟子兄弟弟子正所謂賤者以其卑幼也○祭將畢而旅酬只在西階阼階之下蓋主人飲福酒之時欲其惠之周於下也祭既畢而燕則在寢矣○兩賤字不同上賤字是指公侯卿大夫中之位在下者言下賤字指賓之弟子主人兄弟之子也○存疑蒙引曰各舉解於其長非是各勸其長飲也只是執事者洗盞更酌而歸於其長其長則將此解往勸他人飲耳愚按儀禮兄弟弟子舉解於其長明先自導飲不但是執事者洗盞更酌歸於其長而已但弟子既導飲一杯長兄弟却不飲乃奠燕之以俟旅酬前此主人獻賓亦然此為不可曉爾燕

中庸卷之六

三

讀本

弟子各舉解於其長是用鄭氏注然此乃旅酬後無算爵事何以鄭氏及朱子皆屬之旅酬釋考禮記鄉飲酒義云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唐孔氏疏云此經明旅酬之時賓主少長皆得酬酒無被遺棄之事儀禮鄉飲酒禮鄭氏注云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於沃盥者主人酬介介酬眾賓乃旅酬事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則無算爵事蓋解酬之大法欲見賓主人之尊無不與故連引而言之然則不乘及無算爵猶未足以見其弟長無遺無不周徧故以旅酬與無算爵對舉則各為一事若專言旅酬則自足以該無

算爵也○份按特牲饋食鄉飲酒鄉射禮旅酬所及者不若無算爵所及之廣價戶之旅酬雖從上至下無不徧然必至無算爵而後彼此交錯相酬蓋旅酬與無算爵皆所以盡歡心而無算爵為尤甚下大夫之禮闕旅酬而止行無算爵雖是其禮之從殺要亦以無算爵所及已周徧而足以盡歡心也若但行旅酬而不行無算爵者惟大祥為然便此之所云旅酬不該無算爵在內不且同於大祥之祭乎○按家引曰許氏謂兄弟之少者先導飲云云可見賓弟子於賓長亦然然後賓與長兄弟各取所奠解相酬今考特牲禮止云兄弟弟子舉解將行旅酬而無賓弟子

中庸

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彼列長幼為坐次也

齒年數也雲峰胡氏曰序爵所以貴賤者亦得以伸其敬矣序

事所以賢賢老者若在所簡燕毛則於老者獨加敬矣禮意周浹如此亦通乎上下而言也○新安陳氏曰辨貴賤以爵序也辨賢以德序也序齒以齒序也達尊三亦見於祭禮中者如此○東陽許氏曰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亦於楚茨之詩見其大意云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具人奏說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彷彿若此○宗廟之禮一節五事禮意至為周密序昭穆既明同姓位者而言至於序賢則分別羣臣之賢否廟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純熟者為之賢者既有事則不賢者亦自能勸雖然既以有事為榮則事不及之者豈不有恥則又有序爵以安其心

卷之

讀本

執事者既榮無事有爵而在列者及賤而役於廟中者皆得與旅酬至此賢不賢皆恩禮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禮已畢尸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又厚於疎遠者見制禮之意文理密察恩意周備不至義盡而文章粲然通考黃氏洵饒曰宗祝有司之職事如執爵盥洗之類也賓弟子即眾賓兄弟子即眾主人毛髮之色別長幼謂昭與昭列長幼穆與穆列長幼也為坐次謂賓出後之時也○宗廟之法廟皆向南而主皆向東附儀禮特牲饋食禮徹庶羞於西序下鄭註曰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賈疏曰必知祭有燕者按楚茨詩鼓鐘送尸下云備言燕私鄭註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酌與之燕所以尊賓賓客親骨肉也其上大夫當曰饋尸安有燕故有司徹上大夫云主人退註云反於

中庸

卷之

卷

適喜齋



舉酬之事許氏非省文也蓋兄弟弟子舉酬為旅酬始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酬為無算爵始兄弟弟子舉酬凡二大面賓弟子止一次蒙引誤看矣旅酬時長兄弟酬賓之酬是其弟子之酬而賓酬長兄弟之酬則主人酬賓之酬之奠而未舉者非其弟子之酬也至無算爵時賓及兄弟相酬之酬以各是其弟子所舉之酬耳蒙引亦誤者也份按祭畢而燕鄭註賈疏謂在堂孔疏朱傳謂在寢以詩樂具入奏句玩之當從在寢之說○祭畢而燕儀禮無明文故鄭註云為將以燕飲與與者疑詞賈云必知祭有燕者蓋皆旁引他說以意推度而知也○天子諸侯有燕私

寢也是無燕私者下大夫不償尸與此士禮同亦當有燕也○毛詩楚茨備言燕私孔疏歸之祖所以尊賓客當之燕所以親骨肉大宗伯云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註云賑膳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賑同姓得肉者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毛詩楚茨卒章孔疏以上章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于寢而奏之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楚茨卒章朱傳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于廟而燕于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于寢也○朱子語錄燕時擇一人為上賓不與眾齒餘者皆序齒○蒙引燕毛非只辨毛色而全不問年齒蓋年齒之早暮毛髮之色與俱其曰燕毛者蓋有是年齒則有是毛色舉其易見耳○序昭穆同姓者也序爵異姓者也序事旅酬兼同姓異姓也燕毛時異姓者已出獨同姓者燕於寢而序齒也○存疑宗廟之禮當貼云宗廟序立

之禮章句自明白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

也○宋子曰記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室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陳氏曰事死如生居喪時事事亡如存葬祭時事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雙峰胡氏曰踐其

敬所尊三句是善繼志○新安陳氏曰善繼志述事至於如此所以為孝之至也通考黃氏洵饒曰上文

中庸

適喜齋

而上下大夫獨無之不知何故意者上大夫勢逼於君嫌與君同而下大夫與士位卑則無所嫌歟困勉錄曰其指先王也晚村謂太王王季俱在內繼志述事不必坐致是文王志事此未必然此章論武王之孝自當主文王說又曰雙峰謂踐位三句是述事敬所尊三句是繼志不必說統曰敬其所尊二句本上三句言武周制為此位禮樂所以敬所尊愛所親也○首晚村曰敬愛根繼述所當然也繼述必上易侯而王上立說所不當然也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即是繼述之善○翼註曰事死二句總承上五句孝之至也又總承事死二句先王雖死矣

必求其志事而繼述之是事  
之如事生先王雖亡矣必求  
其志事而繼述之是事之如  
事存至孝即達孝也  
傷格此章主祭祀言陳氏謂  
事死如生居喪時事與章旨  
不合元人四書辨疑謂亡是  
死之變文存是生之變文死  
即是亡亡即是死不必分別  
似亦有理

言祭祀之禮上下通踐其位以下言郊禘明尊卑之  
分見得聖人制禮也○祀上帝所以正天下之大本  
道之所自出也○祀乎先所以正天下之大經義之所  
由始也○郊社天子諸侯禘天子附存疑踐位行禮  
奏樂不是武王周公踐行奏是後來奉祭之人踐行  
奏所以使踐行奏者周公也而皆出於先王此見周  
公繼述之孝也故章句曰皆繼志述事之意○位不  
但是主祭者之位助祭之人自羣公下至百執事皆  
有位也行禮之時則各踐其位矣且如昭穆之序亦  
有昭穆之位貴賤之辨亦有貴賤之位行其禮尤明  
白樂雖本文無之要亦祭時所必有也且如禮亦不  
止此尚有迎神灌獻許多事○自常情觀之禮制出  
於周公此何與於先王也殊不知制禮作樂在武王  
固不是意矣但未受命而未及為文王雖未必有是  
意設使當是時必行是事其意亦可知矣周公但體  
其意思而制作之耳故所踐之位即先王之位所行  
之禮即先王之禮所奏之樂即先王之樂○自地位  
之所到言則曰自衆人通稱言則曰達其實也

說統曰明乎二句亦不重人  
配明之上只見得武周禮義  
之弘遠也  
呂晚村曰不言言上者省文  
也註中極明時文生出地統  
於天陰統於陽之說殊可笑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朱子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

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太  
牢又如用牲於郊牛二乃社於新邑此乃明驗五峰  
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新安陳氏曰  
首句提郊與社則次句宜云所以事上帝后土也今  
不然乃省文通考吳氏徵曰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  
丘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  
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孟春  
祈穀於郊亦於圜丘五時兆帝則於四郊亦惟天子  
得行之其他非時告天禮之重者則亦謂之郊禮之  
輕者則謂之類言此非正郊也有類於正郊焉爾地  
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惟北郊方澤一祭為至重其  
次則祭地於社北郊之祭天子所獨社之祭天子而

份按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云  
皆乃冬至大報天之祭特配  
以后稷耳與禘祭何與語類  
集編纂疏四書通輯釋諸書  
皆不載此條續大全者誤採  
入也

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之社。謂之里社。此皆正祭。除正祭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言非正社之祭。其禮與社祭相宜稱焉。爾胡氏因不信周禮。但見他書。皆以郊社對舉而言。遂以為天子祭地亦只祭社而已。不知天子之尊。所以異於諸侯者。有方澤祭地之禮。為至重。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而諸侯不得行也。

**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

詳見論語問禘章太祖即始祖

通考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鬯。用陶匏。藁秸。服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祭配於明堂。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去聲。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

**有詳略耳。**

此申言武王與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朱子曰。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為能

饗帝。禘嘗之義。所謂惟孝子為能饗親。意思甚周密。○譚氏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閒而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為何如。當其奠斝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為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為介乎其閒。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雙峰饒氏曰。序昭穆。序爵。序事。序齒。下為上。此親親。長長。貴貴。尊尊。賢慈。幼逮。賤賤之道。便是治天下之經。敬其所尊。敬也。愛其所親。仁也。事死亡如生存。誠也。盡是三者。孝也。仁孝誠敬。指心而言。是又治天下之本。一祭祀之閒。而治天下之道。具於此。故結之曰。明乎此者。治國共如示諸掌乎。○雲峰胡氏曰。上文孝之至也。已結了。達孝二字。此又別是一意。蓋上章與此章。上文專以宗廟之禮言。此則兼以郊禘之禮言。周公制為禮法。未嘗不通上下之情。亦未嘗不嚴上下之分。祭祀之禮。未嘗不通乎上下。則未嘗不與嘗仍通乎上下。則未嘗不

通上下之情只依蒙引作悉  
舉其禮制為是○又曰郊之  
禮惟天子得以行之以事夫  
上帝社之禮則通上下行之  
以事天后上宗廟之五年一  
禘惟天子行之以祀其先宗  
廟之三月一嘗則通上下行  
之以祀其先○份按雲峰此  
條繁而無謂

份按趙氏謂禘者陽之盛此  
乃據夏曰禘立說以禘為時  
祭與周制不合不當採入

份按郊社禘嘗總是誠之難  
格理之難明者莆田王氏又  
於其中分別難易此是餘意  
不重竊謂此等說編大全者  
不必採入

份按春酌夏禘張氏以為夏  
殷之祭名此本鄭氏之說陳  
氏禮記馬氏通考皆從之獨

之曰此所以事上帝也此所以祀乎其先也名分截  
然不可犯也明乎郊社之禮胡為先郊而後社郊祭  
天惟天子得行之社則自侯國以至於庶人各有社  
上下可通行也明乎禘嘗之義胡為先禘而後嘗禘  
大祭惟天子得行之嘗宗廟之秋祭上下可通行也  
前章末言三年之喪庶人得以通乎天子必有父也  
此章末言郊禘之祭諸侯不得以通乎天子必有君  
也但言周公之制禮如此而不足於魯之郊禘非禮  
其意自見於不言之表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張  
氏存中曰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酌夏  
日禘秋日嘗冬日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  
日祠夏日酌秋冬同詩小雅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此乃周四時祭宗廟之名也祭統所載與王制同酌  
禴同通考趙氏息曰禘者陽之盛嘗者陰之盛言陰  
陽之盛則止乎禘嘗而不及酌烝者蓋陽達於春物  
方蠢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言郊社則  
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耳又曰文王世子宗廟之  
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餼受

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上嗣祖之正統喪紀以服之  
輕重為序不奪人之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  
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  
公禴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  
著矣諸父諸兄弟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合此而觀之可以知治國其如示諸掌之義矣○莆  
田王氏善曰鬼神之道一本同源觀感應之妙可知  
其一矣嘗為四時祭祖宗之親近者而易感禘為王  
者之祭其所自出之帝故難感然猶是吾祖與此身  
氣脈相貫社又與己不相親而感之亦難矣然古今  
雖異皆同生天壤間均是人也昔郊祀上帝不易感  
於此而能感可以見天命謂性是兩頭一般大而天  
地細而人物明而禮樂幽而鬼神一以貫之無非此  
物流行著見而已知乎此則不過感應之理推之治  
國平天下如指諸掌鬼神幽明與人間隔猶無不可  
感之理而况於人乎○詹氏道傳曰周禮春官大宗  
伯以祠禴嘗烝為春夏秋冬享先王之禮如王制祭  
統所記春酌夏禘郊特牲祭義所記春禴秋嘗者趙

中庸

適喜齋





二條以明後說觀者白酌之可也。按鄭氏謂社之外更有方澤神州二祭楊氏謂社之外更有方澤之祭鄭說雖不如楊說之當然皆以社為即是祭后土此則與朱子胡氏相合故錄之若王肅則以社為祭勾龍固不可從黃氏澤則謂殷華夏周華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豈有可責可辱之理則社非祭地明矣未知其說果云何以其與朱子不合是以不錄

州社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為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大司樂奏大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亦注云地示所祭於北郊及社稷。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夫祭地惟民既知之矣。又云地神有二。夏至祭崑崙之神於方澤。夏正祭神州之神於北郊。何也。蓋祭地惟北郊及社稷。此三代正禮。鄭氏所不能違也。有崑崙又有神州。有方澤又有北郊。析一事以為二事。此則惑於緯書而牽合聖經以文之也。○文獻通考鄭氏於天地之祀皆分為二。是有二天二地矣。經文祭地惟有方澤。乃以為此所祀者崑崙。而又有神州則祭於北郊。蓋北郊之名亦出緯書。禮經所不載也。○語錄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二者而已。○信齋楊氏曰。禘祭有二。曾子問曰。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

曰。天子禘嘗禘烝。諸侯嘗禘烝。禘。此時祭之禘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大禘。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禘祭。唯此二條。乃漢儒混禘禘而并言之。而至論禘禘。歲。再殷祭。謂三年一禘。五年再禘。猶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於禘祭。何與。誠知禘者。禘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而惟以其祖配之。則禘與禘。豈容混乎。魯之有禘。其始特祭於周公廟。而士及文王以為周公所自出也。至閔公二年。僭用禘禮。行吉祭。不於周公廟。而於莊公宮。而禘之禮始紊。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禘混淆。而無別。春秋嘗事不書。特書閔僖兩禘。記失禮之始也。○文獻通考。虞四時之祭。春禘。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爛祭。用氣也。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於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

其祭貴首夏時祭之名。因有虞其祭貴心。用昏殷禘。禘嘗烝亦因虞夏之制。其祭尚聲。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其祭貴肝。用日出。周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以禘為殷祭。名其祭尚臭。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烝。蕭合粢。蕭其祭貴肺。用朝及闇。禮書天子春則禘。祭夏秋冬則合享。禘祭各於其廟。合享同於太廟。王制曰。天子禘祫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禘祫禘一。禘一。禘是天子春禘而三時皆祫。諸侯亦春禘而秋冬皆禘。其異於天子者。禘一。禘一。禘而也。

**右第十九章** 雙峰饒氏曰以上八章自第十二章至此皆以道之費隱言當為第三大節

###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將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

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

葉氏少蘊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贈於方書造於策蓋策以衆聯方一而已通考黃氏洵饒曰木曰版竹曰簡版大簡小大事書於木版小事書於竹簡 **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

有是政矣

附蒙引其人不必拘文武字有是君有是為君文武之君也以畢召為臣文武之臣也宣王便是文武之君仲山甫張仲諸人便是文武之臣也

真註曰故為政在人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此一段文分兩段在不可以不知天斷蓋兩段總是以脩身但前一段欲君知脩身之要務也知天知人事視是要務後一段欲君知脩身之全功也入德成德行道是全功前一段自政說起下面皆是說脩身下面說到政止上面皆是詳脩身



存疑人存政舉一篇主腦自始至終不是說人存便是說政舉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

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去聲下同生之物其成尤速

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顏氏曰以蒲葦喻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喻德之速

通考黃氏洵饒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彼以德言此以政言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

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附蒙引賢臣便是能仁其身者身指

困勉錄曰舊說謂上二句言人易敏夫政此二句言政易敏於人上重人下重政甚不得旨蓋此不過就敏政之喻更進一步耳與上非兩意也且此政字固是文武之政然敏政政字亦即文武之政豈至此而始推重文武謂文武之政非他政之比乎講當云人道之敏政如地道之敏樹然非泛猶夫樹而已夫政也者蒲盧也木朝之制作最為精詳一遇其人不俄頃而奏治平要如此插入字在內作文方妙賽合註亦主此說也○份按陸說與鄙見正同蓋此節緊頂上人存政舉來何以見得上二句必應劃出文

君身附存疑政則政舉之政曰人身只在人存一人字內道者天下之達道

通考史氏伯璠曰章句既以道為天下之達道達道非君臣父子之類乎如此則仁便是三達德之一知

仁者天下之達道也勇皆不過欲始終成就此仁而已脩道以仁即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之意仁者天地

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見易乾文言○朱子曰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

禮智皆從這裏出爾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

之則又在脩身三山陳氏曰為政雖在得賢然使吾身有所未脩則取舍不明無以為取

人之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問仁亦

何說脩道以仁朱子曰道是泛說仁是切要底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問

中庸

武在外乎彼諸家之意謂註中蒲盧二句又字尤字似非一層不知喻意雖有兩層然上面總頂以人立政句下面總結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二句正意實無兩層也鄭端簡墨卷破承云中庸喻人存政舉之易必指物之易生者以見焉蓋政必待人而行中庸即地道之生物者以喻人存政舉之易而必指物之易生者以見之責成人君之意有在矣其過處則云譬之以敏樹之地方而植易生之蒲盧韓求仲極賞歎此文以謂此節斷無兩層口氣也份按存疑謂五達道亦舉其大者言爾若一身之視聽言動衣服飲食之類皆是脩身中事不可枚舉在人以類而

推竊謂林氏此說即下文所謂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經文乃是彼此互見耳既於下文見之則本節不必又補入此意  
袁了凡曰取人以身不但君不明無以知人縱知其為賢而君身不正亦未有能用之者當有感勞之機在○翼註曰脩身二句是一段綱領下文五達道三達德乃條目也  
份按賽合註謂脩道以仁便是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脩肫其仁意良是西山真氏新安陳氏新安倪氏俱以心之德言恐未的當

中庸  
這箇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如此說則是偏言○象山陸氏曰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身者人之本心者身之本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不可得而治矣○西山真氏曰道與仁非有二致道者眾理之總名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知所向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新安陳氏曰仁其身三字精妙以三字包括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八字脩道以仁如志道據德而依於仁脩身工夫至於以仁可謂能仁其身而身與仁為一矣能仁其身則君身脩是有君也以身為取人之準則則得其人是有臣也有君有臣則人存而宜乎政舉此所以繳結上文照應前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之說○新安倪氏曰此仁字以上文觀之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是自身上說歸心上兼心之德愛之理而言故章句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而真氏亦曰仁者一心之全德以下文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是又從身上說到親親上方以愛之理言故章句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

生理自然便有惻隱慈愛之意而朱子亦曰是偏言詳玩之則可見矣通考史氏伯璿曰上文先曰人存後曰政舉此人字自是包君臣而言此則先曰為政而誰下文身字即是指為政者之身而言耳既曰為政又曰取人蓋曰人君為政在於得賢臣而取人之則又在人君之自身也此人字指賢臣而言此節四句皆粘一字相連成文取人之人便是在人之人脩身之身便是以身之身脩道之道便是以道之道附蒙引个即達德智以開其始勇以要其終而已仁字固該得智與勇也○脩道以仁至於仁則盡道矣仁不在道之外也○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初無先後故章句只曰能仁其身云但曰能仁其身則道字在其中也○脩道以仁此仁字周流乎五達道之中是指已發者而未發者自隨之正與下文仁者人也之仁字同以愛之理言也新安倪氏以上文仁字兼心之德下仁字獨指愛之理言是無定見也蓋上文雖引易文言元者善之長為證其實文言善之長亦對亨

中庸  
言句  
中  
五  
適喜齋

說統曰此節承上仁字而釋其義只重仁字由仁而行之得宜便是義由仁而行之有節文便是禮總完得脩道以仁事  
困勉錄曰哀了凡謂上說脩道以仁此說仁以親親為大則仁的工夫又從道做起上說取人以身此說尊賢為大則仁身的工夫又從取人做起余謂親雖屬道親親仍屬仁諸家皆認尊親等殺為道古難明

份按饒氏此說謬甚其釋已刪去大全何故又復探入

利貞言之○存疑章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當與下文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參看天地生物之心只是箇惻怛慈愛之意人具此理以生自然便有此意○脩道以仁這仁就愛之親相愛之意豈成箇道理故脩道全在仁上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朱子曰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如今須要自體認得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

以其有此仁也有此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雙峰饒氏曰人字之義難訓但凡字須有對待即其所對之字觀之其義可識孔子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此人字正與鬼字相對生則為人死則為鬼仁是生底道理所以以人訓仁人若不仁便是自絕其生理○東陽許氏曰仁者人也此是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渾成而意深密深體味之則具人之形必須盡乎仁其所以盡仁則不過盡人道而已通考史氏伯璿曰以人對鬼之說然乎天下字豈皆有對而後義可明乎通者極力稱贊以為深得章句之意愚則以為章句已自分明政不必如此求奇可也附蒙引仁者人也與孟子子仁也者人也不同彼專以心之德言故曰人之所以為人之理又曰合而言之道也此特以愛之理言故曰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又曰親親為大也人字內有惻怛慈愛意故起得親親○上節既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此即所謂具此生理也下節乃曰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何如曰上節釋仁字此釋人字本文曰仁者人也須要見得人字當得仁字處故如此解而首之云人指人身而言云云今可合而讀之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故人具此

遺喜齋

查合註曰親親句存疑謂親  
親即是父母對下文事親而  
言之蒙引謂親親有殺便不  
止父母故於下文事親亦兼  
諸父昆弟意二說蒙引為是  
蒙引以親親較仁民愛物為  
大存疑以親親較五達道為  
大蓋君臣朋友中間儘有許  
多事二說存疑為是大字與  
實字不同實是心之最精切  
者大是包涵道理最多者

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如。此。  
則。仁。字。之。歸。於。偏。言。亦。可。見。矣。○。仁。者。人。也。此。一。解。  
最。妙。蓋。人。生。之。物。也。仁。生。之。理。也。以。物。解。理。所。謂。道。  
亦。器。器。亦。道。也。夫。人。身。豈。頑。然。不。知。痛。癢。者。哉。○。親。  
親。為。大。此。親。親。所。謂。親。睦。九。族。者。及。宜。兄。弟。和。妻。子。  
皆。是。故。親。親。有。殺。若。專。指。事。父。母。則。無。殺。兩。言。矣。下。  
文。却。解。親。親。為。事。親。蓋。親。親。罔。仁。之。切。者。而。事。親。又。  
親。親。之。至。切。者。聖。賢。之。文。不。拘。泥。如。此。○。存。疑。人。形。  
而。下。者。也。以。仁。訓。人。可。乎。纔。成。箇。人。便。有。這。仁。所。謂。  
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是。也。故。滿。腔。子。  
裏。皆。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是。知。人。非。血。肉。  
之。軀。也。即。我。之。仁。也。以。仁。訓。人。不。亦。切。乎。○。既。說。脩。  
道。以。仁。又。說。親。親。為。大。此。是。仁。之。切。要。處。也。蓋。曰。脩。  
道。以。仁。則。仁。貫。乎。五。達。道。矣。然。親。親。為。大。是。其。切。要。  
處。又。在。於。親。親。也。能。仁。其。親。則。五。達。道。一。以。貫。之。矣。  
故。仁。以。脩。道。者。必。自。親。親。做。起。不。得。泛。然。用。功。也。泛。  
然。用。功。亦。終。不。得。者。矣。此。夫。子。立。言。之。密。處。也。○。從。  
來。說。親。親。為。大。皆。以。親。親。與。仁。民。愛。物。對。殊。未。是。原。

來。立。言。之。意。是。以。親。親。與。五。達。道。對。說。蓋。曰。脩。道。以。  
仁。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親。為。大。言。所。急。尤。在。  
於。親。親。也。下。文。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  
以。不。事。親。便。是。繳。此。意。今。以。親。親。為。大。與。仁。民。愛。物。  
相。對。謂。能。親。親。則。能。仁。民。愛。物。與。上。脩。道。以。仁。有。何。  
交。涉。且。仁。民。愛。物。是。後。而。治。人。治。天。下。國。家。事。乃。在。  
脩。身。之。後。此。處。方。說。宜。者。分。別。彼。列。事。理。各。有。所。宜。  
脩。身。而。遽。及。此。何。也。○。附。蒙。引。義。者。宜。也。宜。字。主。人。言。蓋。事。理。本。有。所。宜。  
也。人。則。從。而。理。會。其。所。宜。故。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  
也。分。別。便。屬。人。矣。如。尊。者。宜。尊。人。從。而。尊。之。之。類。○。  
義。者。宜。也。此。宜。字。就。人。別。其。所。宜。而。言。不。然。便。是。義。  
外。矣。○。存。疑。親。親。行。仁。脩。道。之。本。也。尊。賢。講。學。脩。道。  
之。資。也。○。尊。賢。為。大。亦。不。可。與。事。君。敬。長。相。對。蓋。謂。  
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能。尊。賢。則。親。親。之。理。  
明。五。達。道。亦。將。以。次。而。明。矣。今。曰。尊。賢。為。大。能。尊。賢。  
則。能。事。君。敬。長。與。上。文。亦。有。何。交。涉。景。丑。以。君。臣。為。  
人。倫。之。大。孟。子。以。從。兄。為。義。之。實。如。何。謂。尊。賢。為。大。

中庸卷之七

七

適喜齋

困勉錄曰禮所生也何據大  
全朱子及蒙引存疑則等殺  
處即禮據北溪陳氏則似禮  
生於等級據雙峰饒氏及淺  
說則似等級生於禮從朱子  
及蒙引

中庸卷之五  
要為此說者。是欲用尊賢以講明五達道之理。意之所歸。在於說智。即後而所以行之者。三之智也。不然。於君臣為人之大倫。從事若敬長於上。文有何交涉。○親親為大。與五達道對。尊賢為大。與事物之宜對。但親親裏可說能親親。則五達道可舉尊賢裏不可說能尊賢。則事物之宜可舉。蓋本意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朱子曰。宜指事物當然之理。道理宜如此。節得。好如升降揖遜。○問脩道以仁。繼以仁者。人何為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陽便有陰。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降殺等差。這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北溪陳氏曰。親親則有降殺。三年與期。功總是也。尊賢亦有等級。如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是也。纔有降殺等。級。便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禮所以節文斯二者。

使無過不及之患。節則無大過。文則無不及也。○雙峰饒氏曰。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高下。皆天理有以節文之。通考黃氏洵。饒曰。脩道以仁。猶論語以孝為仁之本。○仁是親親。○脩身繼以親親。之殺親親而繼以尊賢之等。九經備於此矣。○仁者人也。合言之道。同。○義者宜也。孟子急親賢為務。義在仁之中也。○孟子言義者從兄。只在親親之中。此只言尊賢。就九經知人而言。○仁是親親。仁無不包親親。亦在其中。以親親一事言仁。而仁莫非全體。切不可謂親親及一事之仁也。○蒙引。親親即仁。尊賢即義。其等級處。即禮。蓋此仁義禮。正與孟子仁之實。義之實。禮之實。一般。是以其發用者言。非專以未發之性言也。不然。何以曰義者宜也。又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可見是就已發者言。○仁義禮意。却不重。重在智仁勇上。尊賢之義。是知人親親之有殺尊賢之有等。是知大同是智也。曰義曰禮。却都歸在智上。○究其歸則一條不是仁義禮。只是仁智也。而仁智之終其功者。即勇也。○仁通行乎五達道。而乃以屬

困勉錄曰存疑云說仁了又  
說簡義所重不在義在尊賢  
也尊賢二字當改作知人似  
尤明

之親親者何孝弟為為仁之本也其實親親之殺善  
外就舍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屬故下文或問曰子  
庶民來百上柔遠人懷諸侯因親親之殺而推之也  
○存疑說仁了又說簡義所重不在義在尊賢也說  
義了又說簡禮所生所重不在禮在知天也故下文  
以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收拾之  
○纔說親親尊賢又忽說簡禮所生是為下文知天  
張本下文章句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即  
是這禮字禮即理之節文者耳不曰理而曰禮者以  
其纔說仁義却說簡理非其類也故以禮字代之此  
聖人造化之筆也在常人這裏便窘了○親之尊之  
其中自有箇降殺等差這便是禮朱子小註說得最  
好陳北溪  
似太重了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平聲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

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脩

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事親即是以親親

引事親是就親親中舉其尤重者而言亦不止是父  
母如諸父亦是在所事者故下文親親之殺方接得  
來○脩道以仁五達道中都要仁獨言事親事親其  
仁之所發而最切者故每以親親言必使五達道中  
同○仁意之周流方是脩道以仁不可以泥事親字  
遂謂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皆不預也此亦是緊關處  
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陳氏曰  
賢否之別賢者近之不肖者遠之有師友之賢則親  
親之道益明與不肖處則必辱其身及其親矣附

齊合註曰上二節特論理此  
承上二節方著君子身上而  
責成之重脩身上事親即上  
親親之仁知人即上尊賢之  
義知天即上禮所生之天理  
皆修身之先務也又曰知天  
內不可把等殺平看蓋不知  
天則取舍之極已亂自無以  
得其人之賢而尊之矣又何  
以得親親之殺而親之乎須  
如此講方是  
份於經書事親蓋舉事親以  
該五達道也事親中今脩道  
以仁意而曰知人曰知天乃  
是說智字即下文達德行達  
道也此正是修身工夫也故  
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  
也晚村謂脩字工夫正有在  
恐未必○九經之事節齊明  
盛服非禮不動又易是修身

上天然經文乃彼此互見在  
此日應以遠德行達道為脩  
身工夫本義也

份按知人知天即下文知也  
知固所以開其始也朱子謂  
知天是起頭處是也呂晚村  
乃謂知天是盡境非始事恐

非

困勉錄曰為政在人三節饒  
氏以仁知分看極是但饒氏  
以為政在人節為說仁仁者  
人也二節為說知稍差蓋為  
政在人節說仁仁者人也親  
親為大又是說仁之要義者  
宜也至禮所生也是起知故  
君子節總結上二節

蒙引其視師取友以講明道理兼五達道而講明之  
而今乃曰欲盡視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孔子始就  
其大者言之以例其餘朱子亦姑用本文之言而聯  
絡其意使學者尋其語緒而味之自將因其所已言  
而得其所未言矣是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  
所貴於讀書者也

故又當知天

程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  
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

不可以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  
知人故曰不信乎友不悅乎親矣○朱子曰此一節  
却是倒著根本在脩身然脩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  
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  
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  
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知天是  
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見  
之知非真知也只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  
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三

山陳氏曰脩身而不本於事親則施之無序失為仁  
之本矣事親之仁不山尊賢之義則善惡不明失事  
理之宜矣事親知人而等級不明不知天理者也書  
曰天秩有禮故於此又當知天所謂秩即等級也自  
禮所生也以上推其禮之所由生自君子不可不脩  
身以下釋其義之所以貫○雙峰饒氏曰孔子對哀  
公之語至不可不知天處其間項目雖多然大意不  
過兩節而已始言政之舉息在乎人而其下自為政  
在人推之以至於脩道以仁所以明為政之本在於  
仁也繼言仁義之等級生乎禮而其下自君子不可  
不脩身推而至於不可不知天所以又明為仁之端  
在於智也故兩節各以故字承之蓋為下明善誠身  
張本明善智也誠身仁也問章首專歸重於人而以  
人訓仁下文又說義說禮今又謂為仁以智為先何  
也曰義者仁之對有箇仁自然有箇義禮又節文斯  
二者禮者天理自然之節文不是人安排故於事親  
知人歸宿於知天然非智不能知故末句發兩知字  
前賢截從知天斷朱子合作一章亦有深意九經與

份按通義許氏此條原文云  
仁山先生謂此章當作六節  
看章首至不可以不知天為  
第一節行第一節然後接文  
武之政云云大全本竟自第

一節起而刪去右字語意似  
不明白○許氏說得親親為  
要如何便止

吳之曰親親便是仁知人  
知天便是智而勇即貫於仁  
智之中三德已完全了此特  
點出名曰耳○又曰講五者  
天下之達道全要根著身字  
說來人有此身定須有這五  
樣若無這五樣豈復成簡身  
子豈不達之天下達之萬世  
故曰達道達道切於身所以  
脩身必以道○困勉錄曰存  
疑謂知仁勇仁字是重言之

為政相應前而說脩身親親尊賢故後面九經節節  
發明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只是此三者為綱目敬  
大臣體羣臣懷諸侯乃自尊賢之等推之也子庶民  
來百工柔遠人乃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天下之達  
道五便是脩身之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  
知天之智只添得箇勇字○雲峰胡氏曰上文脩道  
以仁即是率性之道知天之天字即是天命之性但  
天命之性是渾然者此從等殺上說是粲然者然其  
粲然者即其渾然者亦非有二天也通考朱氏公遷  
曰天以理言事物所以然之故也亦曰在人之天天  
人相貫此與命以理言者相貫乃眾理之總原萬殊  
之一本即造化而在造化即人心而在人心即事物  
而在事物在聖人則與之渾然而為一在君子則知  
天屬乎知致知求以明乎此也事天屬乎行力行求  
以合乎此也○東陽許氏曰第一節文武之政全體  
大用雖無不舉而其要在乎得人擇人之道則在脩  
身脩身須是以仁仁道雖大只是親親為要○程氏  
復心曰自禮所生也以土推其禮之所由生自君子

不可不脩身以下釋其義之所以貫以為政言則為  
政在人取人以身不可以不脩身以脩身言則脩身  
以道脩道以仁不可以不事親此脩身次第也以事  
親言親親為仁必曰尊賢為義不可不知人以知人  
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不可以不知天此致知次第  
也皆費隱兼小大而言○黃氏洵饒曰不可以不知  
人知人即尊賢知天格物致知上言親  
親之殺尊賢之等殺中有等等中有殺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  
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  
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中庸

三

造善齋



仁是突然比他處專言之仁  
猶有別他處專言之仁仰兼  
得知勇○吳因之曰知則純  
乎知而無復有昏昧之雜仁  
則純乎仁而無復有私意之  
雜勇則純乎勇而無復有柔  
懦之雜夫是之謂實知實仁  
實勇而道無不行矣○賽合  
註曰一字依註作誠看所以  
行即上文所以行俱是行道  
上言所以行達道者在三德  
下言三德所以行達道者在  
一誠○困勉錄曰存疑謂三  
達德是帶來底誠是用功處  
不足下文分明以誠兼天道  
人道此處誠字如何專以用  
功處言蒙引亦似主用功說  
俱謬○吳因之曰此處只是  
言行道須以誠猶未及所以  
求至於誠者故求誠之功章

未備論之

中庸大全 卷之五

序朋友有信是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此先君臣者經世之主也先言父子者仁居四德

之首孝居百行之先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

強此也此字指五達道體謂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

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

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

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

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朱子曰知底

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仁智了非勇便行不到○知

仁勇是做的字誠是行此三者真實的心○蔡氏曰

達道本於達德達德又本於誠誠者達道達德之本

而一貫乎達道達德者也○西山真氏曰道雖人所

共由然其智不足以及之則君當仁臣當敬之類未

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

至蔑天常敗人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不誠

而勉強矯飾則知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

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

皆真實而無妄是之謂誠○雲峰胡氏曰虞書曰五

教曰五典未嘗列五者之目至此則曰天下之達道

五始列其目言之蓋曰天敘有典典是言天命之性

不離此五者曰敬敷五教是言脩道之教不離此五

者此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乎此五者也通考

中庸大全

卷之五

三

適齋齋

份按語錄此條四書通輯釋  
皆載之蓋如此看書方得貴  
通也然而大全則刪之矣

是申明上文之意蓋上言修身以道未見其為何道也上推脩道以仁及於知天未見其為知仁勇也故於此盡言之見所以修身者其道有五所以脩道者其德有三所以盡上面未盡之意也大意若謂修身固在道然其道有五脩道在仁及知天是其所以行道者有三五者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天下之達道即上文所以修身者也三者何知仁勇此三者乃行達道之達德即上文所以脩道者也○智所以知仁所以體勇所以強此是解所以行達道意不是正註若曰知者心之明也仁者心之公也勇者氣之壯也此方是正註○語錄問中庸說知仁勇把知做劈初頭說可見知是緊要孟子四端何為以知為後曰孟子只循環說知本來來藏仁義禮如元亨利貞是知貞却藏元亨利春夏秋冬冬是知冬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在裏面○存疑問夫婦是人合是天合曰夫婦雖人合然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則亦天合矣○蒙引前章以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為達道此章又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

交為達道二者果同乎曰和者率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故謂之達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率性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亦謂之達道况五品之人倫皆天性民彝所固有而其相交相接無往而非喜怒哀樂之情之所在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怒一人而罰之怒其所當怒喜其所當喜又如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則君臣之道不出喜怒哀樂之情可知又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則父子之道不出乎喜怒哀樂之情又可知其餘可以類推此又可見兩達道之相為貫通矣蓋前章天下之達道謂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也發而中節則即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矣非指喜怒哀樂之情便為達道也故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不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曰君臣父子者蓋有君臣必有所以為君臣者有父子必有所以為父子者所謂有物有則也可見人外無道所以修身必以道○朋友獨加之

交二字蓋朋友實以相交而成者也。如父子兄弟皆天合。夫婦亦只一陰一陽而終身不可解。君臣雖以人合。然莊生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惟朋友一倫。在所交而已。交則為朋友。無交則不在其朋友之列矣。故獨曰朋友之交云。○按人在人類之中。其交際不止五者而已。此其大者也。故曰人之大倫有五。然其餘要亦在所該矣。如伯叔為從父。姪為從子。甥為女兄弟之子。壻為翁之半子。祖為大父。則皆附之父子矣。若夫上下之際。凡有名分相統屬者。則皆附之君臣矣。內兄弟外兄弟及妻之兄弟。則皆附之兄弟矣。則附之妻。師則朋友之交中之最尊者也。○智仁勇是性分上帶來者。故曰古今所同得之理。蓋惟理惟有是。故能有以知此理。惟有是仁。故能有以體此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初非以其知此而謂之智。體此而謂之仁。強此而謂之勇也。如彼之說。則智仁勇全出於人為。所就不喚做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而智仁勇轉在達道之後。非達德之目矣。不可

不辨也。○存疑或問脩道以仁之仁。以愛言。知仁勇之仁。又以無私言。然則仁有二乎。曰無私者仁之體。愛者仁之用。自其切於五達道言。則曰愛自其切於躬行言。則曰無私。要之無私。則可以兼乎愛矣。曰愛偏言之。仁曰無私。專言之。仁詳略之不同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三者所以行乎達道者。一也。一者非他也。誠也。誠者非他也。三者皆以實也。知是實。知仁是實。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實。勇則道自此強矣。三者纔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後方去行道。○三達德與五常之德。何異。知即五常之知。仁即五常之仁。勇在其中矣。言智仁而遺義禮者。何禮者。仁之著義者。智之藏言。智仁則包義禮矣。○蒙引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對三字而言。下文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亦然。皆是數日字。但一字所指是誠也。故註不曰一誠也。而曰一則誠而已矣。又曰一者誠也。不可謂一是不誠之名。蓋以不誠為誠。又是一意。

中庸

卷之三

適喜齋

莊九微曰在氣質上論確然有此三等不同若論本體則聖人至達人俱是生安其學困者均復其所生耳其利勉者均成其所安耳更無兩樣

○查合註曰生知安行聖人

也到這裏學困勉也到這裏無三無別故曰知之一成功一此雖並舉三項却重困勉以氣質不足以限正夫子引哀公意○呂晚村曰故置生安驅策學利并輕置學利驅策困勉一步鞭緊一步方與章末愚明柔強關通聖人聖人主意原在此平人資稟不過至愚柔而極然加功困勉則知之成功可一至此直無可推諉處天下多聰明好氣質入只半無志氣便都為流俗所壞不愚而終於愚不

柔而卒於柔可哀可惜也○說統曰困知非困後求知是困的工夫而知也照學利勉強俱在工夫上說人之精神不塞則不通刊○吳因之曰章句以其分一段是本文正意以其等一段及下節章句三知為智云云是朱子中開看得有此意義因為後學弄道之耳

份按既是生知必能安行是以知為主也故生知安行屬知知得淺須力行方到仁處是以行為主也故學知利行屬仁

份按陳氏謂生安者先能知之而後能行之與朱子既是生知必能安行之說不合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也  
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

反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

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

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

也困知勉行者勇也

之不用著力然須是知得乃能行得也學知利行主

行而言雖是學而知得然須著意去力行則所學而知得者不為徒知也○問諸說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先生獨反是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庸說知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行便是仁在知中知利行便是仁在知外既是生知必能安行所以謂仁在知中若學知便是知得淺些子須是力行方始到仁處所以謂仁在知外○生知安行以知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困知勉行以勇為主○北溪陳氏曰就知仁勇等級而言之生知安行為知知主於知就知上放重蓋先能知之而後能行之也學知利行為仁仁主於行以行為重故知得須是行得也困知勉行為勇此氣質昏懦之人昏不能知懦不能行非勇則不足以進道○雙峰饒氏曰生知安行隱然之勇學知利行非勇不可到困知勉行全是勇做出來通考史氏伯璿曰詳分字等字是從理氣上分別出來分是性之分是性中所具之理有處三者之分所以見之於用則各有所屬知屬知一分行屬仁一分強於知行屬勇一分以分

而言。是平而分之。如禮記分無求多之分相似。此主  
 理而言也。等是等級之等。是所稟之氣不齊。故資質  
 有高下之等。所以上等則以知為重。而主知。次等則  
 以行為重。而主仁。下等則以強於知行為重。而主勇。  
 以等而言。是豎而分之。如孟子凡五等四等之等。此  
 主氣而言也。如此則三知屬知之分。三行屬仁之分。  
 無可疑者。附東陽許氏曰。章句先以分言。則三知為  
 知。三行為仁。知之成功。而一為勇。次以等言。則生知  
 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困知勉行為勇。及下面結  
 語。則曰能自彊不息。則其至一。仍舊只主以分而言。  
 者。蓋以等言者。終是遺却一也。兩句今以三節總言。  
 橫而推之。生知安行好學。知也。學知利行力行。仁也。  
 困知勉行知恥勇也。豎而推之。三條之中。各有三德。  
 第一條主知而言。生知學知困知。知中之知。仁勇次  
 條主仁而言。安行利行勉行。仁中之知。仁勇。後條主  
 勇而言。好學力行知恥勇。中之知。仁勇。○蒙引章句  
 以其分而言。以其等而言。又下節云。通上文三知為  
 智。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其說似不一。愚

謂上節章句曰。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  
 以強此也。則分明與下節所以知者智也。所以行者  
 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其理脗合無  
 閒。止此一說盡矣。而下節好學之知。力行之仁。知恥  
 之勇。皆以其分而言者也。此自正大明白。非他說可  
 得而紊。其曰以其等而言。又曰通上文云云。乃其餘  
 義。蓋朱子析理之密。見中間又有此一。蓋人性雖無  
 義在。不容已。於是為後學并道之耳。  
**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與早  
**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陳氏曰。人性  
 雖無不善。而  
 氣稟有不同。惟其有清濁厚薄之分。所以有知行三  
 等之別。上等之人。氣稟清明。所以義理昭著。不待教  
 而後知。故曰生知。賦質純粹。所以安於義理。不待學  
 習而能。故曰安行。此聖人地位也。其次者。清多而濁  
 少。於事物當然之理。必待學而後知。故曰學知。賦質  
 純多而駁少。蓋真知道理而篤好之。如嗜欲然。故曰

利行。此大賢地位也。又有一等人。稟氣濁多而清少。須是困心衡慮。然後發憤以求知。故曰困知。賦質駁多而純少。未能利行。且須勉強力而為之。故曰勉強。此又其次等人地位也。凡此皆其氣質之不同者。然本然之性。無有不善。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及已知處。則一般。或安行。或利行。或勉行。及其行之成功。則一般。至此為能。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雲峰胡氏曰。以其分而言。是說知行之屬。有先後。以其等而言。是說氣質之屬。有高下。至於知之成功。而一是知行之功。足以變化氣質。天命之性。本一也。至是則不見其氣質之不一者。惟見其天命之本一者矣。知行之不可不勇也。如此夫。  
通考史氏伯璿曰。蓋生知安行。則即此而在。無所謂

入無所謂至矣。學知利行者。則未能即此而在。必得其塗而入。然後可由之。以至其域。爾較之生知安行。即此而在者。其所入之塗。固有遠近之異矣。况困知勉行者。又必由困勉而後。可比於學利。又自學利而後。可以上同於生安。方其自困勉始進之時。其所入之塗。固與學利者有遠近之異矣。及其可比於學利。猶與生安者有間。不謂之異可乎。程子曰。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禮義。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于老聃。問官名于鄉子。何害於孔子。禮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語錄。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底工夫。見是困知勉行。底資質。○蒙引。或生而知之。此三知字。皆以已知者言之。或安而行之。此三知字。亦以已能者言之。其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只是從上面評斷之詞耳。不然。則生知安行者。又待何時。方到及其知之。及其成功之地耶。○問達德。既人所同得之理。如何又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

份按吳因之曰好學力行知恥是困勉事又按王觀濤曰

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也曰若非性分上帶  
來元有此智則雖困而亦不能知安得至於知之  
處但未免暫為氣稟所蔽耳○存疑不分三等則下  
等之人望上等者如彼懸絕將以德非已有而自疑  
矣不說知之成功一則下等之人將以上等之人為  
終不可及而自沮矣聖人之言化工也○知之成功  
一看來只是說知行雖有三者之異然到知之成功  
地位都只一般初無異蓋生知者於道固此知學知  
困知者初無淺深高下也所以謂之一不可云學知  
困知者與生知一般利行勉行者與安行一般○不  
是勇怎生得到渾一地位故曰所以至於知之而成  
功一者勇也蒙引曰知之而成功一只是從上面評  
斷之詞說得是蓋知之行之便是成功了此一句  
恐人之自沮耳豈困知勉行方是半上落下及此方  
成要其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好近乎知

此人德之事即困勉者下手  
用功處非又在困勉下一等

也一說兼學利困勉下手用  
功處亦未為不通此二家之  
說甚當存疑則云此又白困  
知勉行下一等人說蓋為哀  
公資質庸下恐於困知勉行  
猶不能及而又為此梯引之  
也愚謂下困勉一等人即是  
困而不學者矣豈足以言好  
學力行知恥乎存疑所云大  
謬困勉錄反以為依註何也  
註云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  
以入德之事竊謂凡學利困  
勉未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皆  
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者  
也非又下困勉一等也○呂  
晚村曰達德理所同賦而氣  
有不全承上文學利困勉者  
設法謂依此做去可以望知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

事朱子曰上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  
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  
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欠如此○西山  
真氏曰既言三達德又教以入德之路夫知必上智  
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為至然豈是遽及哉苟能  
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以不  
若人為恥則亦近乎勇蓋好學所以明理力行所以  
進道知恥所以立志能於此三者用功則三達德庶  
可漸至矣通上文三知為知去聲下三行為仁則此三近  
者勇之次也節齋蔡氏曰三知主知三行主仁三近  
也困知者勇之知也安行者知之仁也利行者仁之  
仁也勉行者勇之仁也好學者知之勇也力行者仁  
也

中庸章句

適喜齋

之成功之一故曰近知近仁  
近勇○困勉錄曰賽合註謂  
此三句重在好字力字知字  
甚是詳詳謂好字力字重知  
字不重只重曉字此本蒙引  
殊謬○夏古訥曰近字對上  
節一字言要其成就處曰一  
計其用功處曰近未遠一之  
須求近之既曰近之由能十  
之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  
則是知之成功一矣  
份按史氏一條較大全所錄  
語意更為分明故取之  
翼註曰觀一好字可見他自  
知其愚而又求進於明分明  
與自是而不求相反觀一力  
字可見他著力挽轉情欲之  
流而歸於正路分明與徇欲  
忘返相反觀一恥字可見他  
以不及人之能知能行為恥

分明與甘為人下者相反  
鄭申甫曰行即行此五達道  
是也但為私意所蔽情意不  
能懇至唯力以行之自然真  
意流貫於倫常之間○賽合  
註曰心中真知得羞愧自不  
得不振作故可以起懦○樂  
天齋翼註曰知仁勇既是達  
德則好學力行知恥其下手  
處亦不外於達道而他求須  
要理會

之勇也知恥者勇之勇也通考史氏伯璿曰三知為  
知三行為仁二句便是上文以分而言之意三近為  
勇之次亦只是上文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  
也之意上節已知之成功乃勇之至此獨自學利以  
下求知之成功者說故曰勇之次耳附通義史氏曰  
或疑知之成功而已包學利困勉而言為勇而不  
言次三近正是學利困勉所以知之成功之由乃獨  
不得為勇而為勇之次何也蓋知之成功而一就  
已至處言故可為勇三近是就  
方求處言故但為勇之次也  
**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奴臥奴亂二反**者甘為人下**  
**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  
**忘私**宋子曰仁則力行工夫多知則致知工夫多好  
日所謂力行足以忘私者蓋世之怠惰不為者皆所  
以自便其所欲故曰私○問此章以力行言仁前章

服膺勿失又以守言仁何也雙峰饒氏曰守也屬行  
以擇為知則當以守為仁以知為知則當以行為仁  
各有所當問守與行如何屬仁曰仁者無私欲心無  
私欲然後能守能行今人行不去只是被私欲牽制  
守不住只是被私欲牽引耳○問呂氏元本云自私  
者以天下非吾事朱子改之曰自私者徇人欲而忘  
返如何蛟峰方氏曰呂公以公為仁有我為不仁力  
行雖未是仁然足以去我朱子以純乎天理為仁有  
欲便是不仁力行足以去欲故近仁呂氏就愛上用  
上說仁朱子就本體上說仁也朱子文集萬正淳  
問曰楊氏曰力行則能推其所為故近仁楊氏之意  
蓋指孟子強恕仁莫近之意而謂推其所為乃恕之  
事故引之以解近仁也夫推其所為正古人所以大  
過人之事以其猶待乎推所以未遠可謂之仁今楊  
氏舉此以解力行近仁之說似不為過而先生知恥  
不取何也答曰如此則仁字只就愛上說了  
**非勇然足以起懦**朱子曰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  
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



份按饒氏史氏說三近皆是兼學利困勉下手工夫言愈

可見在疑所謂又下困勉一等之說之為非矣

樂夫齋翼註曰所以知俱包道德在內○說約曰五所以字俱有工夫在

份按許氏原文云右自天下

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恥為鄉人，進學安得不勇。○雲峰胡氏曰：達德自是人所同得之理，而此復以其近者言之，誘人之進也。蓋雖昏惰之極，亦未有不進者，但患無恥耳。周子曰：必有恥，則可教。侯氏曰：知恥非勇也，能恥不若人則勇矣。嗚呼！彼悠悠者，豈非無恥之甚哉。○東陽許氏曰：非知非仁非勇，不曰不是知仁勇，蓋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好學力行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爾。此體貼三近字說。通考朱氏公遷曰：論語兩章雖有入德成德之殊，而皆自一人之身合此三者言之，非各指其人之謂也。中庸三知三行章句以為知仁勇之事以分言者，止自一人之身合而言之，聖人全此知仁勇，其次當兼知仁勇也。以等言者，各因氣質分高下而言之。勇者用力，然後及乎仁，仁者用力，乃能及乎知也。然則人德之序，知居仁之先，成德之序，仁居知之首，氣質之等，知在仁之上，此其所以縱橫錯綜而不同與。附四書通饒氏曰：困知勉行者，以不及學知利行者為恥。學知利行者，以不及生知安行者為恥。○蒙引此

學字專指知。○不可說知恥在好學力行之先。好學力行之不容自己而決要及人處，乃是知恥之勇也。凡勇隨智仁言，不可以先智仁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雲峰胡氏曰：黃氏云：此章當一部大學。大學以脩身為本，此章自首至此，皆以脩身為要。上文言脩身而曰不可不知天者，即大學逆推脩身之工夫至於格物致知者也。此言脩身而曰治人治天下國家者，即大學順推脩身之功效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二節天下之人生與我同

之達道五至此為第二節天下之人等語乃另是一條解朋友之交句本載在天下之達道節下續大全者一刪一并一移其語遂不可解

類皆在五倫之中惟朋友一倫所包最廣除却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外皆入朋友之倫故大學言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朋友之交是提起道合之人說蓋中庸是脩道之事教君子之書也交字不可輕讀過○程氏復心曰三知見道之方三行達道之路三近入道之門以達道言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非達德不行以達德言知仁勇非誠不行以其分言生學困知知之至也安利勉行仁之至也知之成功一勇之至也以其等言生知安行知為主學知利行仁為主困知勉行勇為主皆達德之行也以其近言好學知之近力行仁之近知恥勇之近乃入德之事附存疑知斯三者與知所先後一般不是空知是真箇去行了不然怎說得知所脩身○知好學近乎知而從事於好學焉則由好學以近知以知而知道而脩身之端以啓矣知力行近乎仁而從事於力行焉則由力行以近仁以仁而體道而脩身之實以致矣知知恥近乎勇以居人下之可恥而深自愧恥焉則由恥以近勇以勇而強道知行並至而身無不脩矣○知斯三

者則知所以脩身此收拾上文脩身以道至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意蓋脩身以道而天下之達道有五脩道以仁所以行道之達德有三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三者入德之事也故知斯三者則可以入德而脩道而身之脩不越此矣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此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

經常也廣平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三山陳氏曰施之治天下

國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體謂設以身處上

倪氏曰經者常也即所謂庸也體謂設以身處上

說統曰此節是備論治法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即此是也○翼註曰講此節不要犯了九經之事○困勉錄曰大學之明親即此章之脩身治人皆合之則一件分之有兩件也新只究得明的事治人只究得脩身的事此合之只一件也新民自有新民事治人自有治人事此分之二有兩件也然明新脩治界限

適喜齋

殊難分如此章既以達道屬脩身則尊賢不在朋友內乎親親不在父子昆弟夫婦內乎做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不在君臣內乎何者非脩身之事而又以之屬天下國家何也夫抵身不能離天下國家而為身其身與天下國家相接處即屬脩身事其經理乎天下國家者即屬治人事然則九經雖與達道相類而前言達道者以其相接處言後言九經者以其經理處言講尊賢以下八件須與前達道有別方是尊親雖承上段來然亦有別若大學之仁敬孝慈信則俱兼明新言之也孝弟慈亦然○又曰經字註只云經常也游氏兼有常有條言倪

氏又以庸言常是正訓該得庸與有條意

賽合註曰註云此列九經之目也末云此九經之序也序意輕旨意重序即在目中困勉錄曰親親以下依呂註以家國天下分配是矣尊賢將何屬乎曰尊賢統乎身與

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雲峰胡氏曰羣臣相

去疎遠休戚不相知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可耳庶民相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

其子乃可耳體字子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無忘

字皆心誠求之者也。賓旅本齊桓公葵丘載書中語○三山陳氏曰遠人

非四夷乃商賈賓旅皆是離家鄉而來須寬恤之若謂四夷不應在諸侯之上附蒙引註柔遠人所謂無

忘賓旅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遊士商旅之徒下文所謂嘉善矜不能蓋指遊士言送往迎來

則兼指朝聘者商賈行旅亦在焉或不兼言商賈行旅亦非也下文章句曰柔遠人則天

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塗可見矣。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

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三山陳氏

曰下文既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先云尊賢者非臣之謂正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為師則不

臣者也附蒙引註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

故尊賢次之不是尊賢了方去脩身脩身元在必先必尊賢以資講明脩身之道方日進耳上文欲盡親親

之仁必由尊賢之義亦是如此差之毫釐則把親親都且空住待尊賢以講明了方來親親蓋脩身以仁

是我分內本領第一件事尊賢只是資其講明以輔吾仁

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

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後親

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陳氏曰經有九

其實總有三件三件合來共歸一件蓋敬大臣體羣

家國天下者也身與家國天下之理皆藉尊賢以得存疑專以尊賢屬脩身未安蓋存疑亦本呂註而失之也呂註本當活看

份按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節下許氏有右自凡為天下國家九經至此為第三節一條大全本刪許氏原語作此第三節四字而移置此處大謬

翼註曰九則字皆不期而至意俱上輕下重方是九經之效○困勉錄曰說約謂公卿為大臣則上中下士為羣臣無體已任之羣臣則未仕之士報禮重之說也三山陳氏謂士者百官總稱此在他處或有之此處只依說約為是又曰此言九經之效而獨曰百姓勸謂百姓之交相勸也下言九經之事以勸言者則

臣其本從尊賢來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其本從親親來而親親尊賢之本又從脩身來

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

反也朱子曰體羣臣章句與呂說體字雖小不同然呂說大意自好不欲廢也○新安陳氏曰視臣猶四體移之股肱大臣豈不可乎朱子所訓不可易矣觀下文忠信重祿所以勸士釋云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則體字謂以身處其地而察之可移易否乎通考程氏復心曰言九經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大學新民自新為先中庸九經脩身為始大學止於至善與中庸依乎中庸合大學所止以敬而入中庸所依以知仁勇入貫之則皆誠也○東陽許氏曰此第三節語錄問呂氏以有此九者皆懷德之事而刑不與焉豈以為此可以常行而刑則期于無刑所以不可常行而不及之歟曰也不消如此說若說不及刑則禮樂亦不及此只是言其大者而禮樂政

刑固已行乎其間矣○存疑上言修身之事既明然後及於治人治天下國家然治天下國家又有許多事在故以九經為言為治之道九經盡之矣此大學所言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尤加詳焉○前面許多說話皆是為修身而設也後面許多說話皆是自修身而推也故上文說達道達德而結以脩身下文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於修身大學釋新民必先自新即是此理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

中庸卷之九 章句 中 三 讀本 通喜齋

謂上之有以勸之也  
哀了凡曰前云脩身以道此  
云脩身則道立所立者即其  
所脩者也

翼註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  
若小臣聚訟盈庭而無一元  
老主張事安得不眩章句小  
臣不得以閒之句最說得好

困勉錄曰財用足有兼國用  
民用言者有單就國言者兼  
說為是○又曰翼註看財用  
足與蒙引存疑合但謂大註  
通功易事二句反費解夫註  
雖云農末相資原重在農資  
於末邊未嘗費解饒氏泥之  
乃費解耳

翼註曰四方歸之兼資樂為  
用旅願出塗言

份按如織紵可以足布帛之

陳氏曰表儀也如書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書洪範五皇極

所謂表正萬邦之表皇建其不惑謂不疑於理資講明故不疑於理

眩音縣謂不迷於事北溪陳氏曰不惑是理義昭著無所疑也不眩是信任專政事舉無

迷也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

事而不眩也附蒙引註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

時區處而言則謂之事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

資故財用足朱子曰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

可以足器皿之類雙峰饒氏曰財用是兩字財是

貨財用是器用一人之身豈能百工之所為備如農  
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  
用推此可見其餘蓋農工相資則上下俱足附蒙引

財用二字饒氏以為財是貨財用是器用農得用以  
生財工得財以贍用此說非也有財此有用如耒耜  
布帛皆財也布帛有布帛之用耒耜有耒耜之用凡  
有資於民生日用者皆財也財皆有用也不必金銀  
寶貝方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

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去聲者博而威之所制者

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陳氏曰報禮重君視臣如手足

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庶民子來是也雲峰胡

氏曰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

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章句以為即是皇

建其有極皇極建而九疇敘君道立而九經行其旨  
一也尊賢尤與脩身相關脩身則道成於己尊賢則  
見道分明而無疑章句曰此九經之效也道立是脩  
身之效以下皆道立之效通考東陽許氏曰來百工  
是招徠諸工人在國如織紵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

上原文有朱子謂百工聚則  
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足財用  
乎三句豈可刪去○則財足  
彼此皆足只此一串意二句  
原文作則財用彼此皆足通  
功易事只是一串意文義甚  
明當改正○舉天下之財用  
足也下原文有蓋下民皆視  
上之所為而化句文義更醒  
份按懷自是德威自是畏章  
句二句本非對說乃是就懷  
字中勘出畏字耳許氏分貼  
之說原不為過困勉錄譏之  
非是天下畏諸家皆將天下  
推開說然須補諸侯畏意方  
完蒙引所謂以德服人則心  
悅誠服自有不威之威是也

翼註曰要着幾箇所以字言  
效是自然應我的此言事全  
是我去盡工夫  
份按勸親親此乃所以使諸  
父昆弟不怨也吳因之謂勸  
親之親於我極是蒙引謂人  
皆勸之而各親其親存疑謂  
勸親親是勸別人皆不可從  
呂晚村曰若謂必如此而後  
勸太說壞了士民若謂為要  
他勸而後如此太說壞了君  
上蒙之所以勸三字旁人說  
道理如此耳君與士民胥中  
皆著不得此三字  
困勉錄曰上以知仁勇為脩  
身之功此復以重敬為言者

中庸大全 卷之三  
足器皿之類。章句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是農通於末。  
未通於農。則財足。彼此皆足。只此一串意。是言舉天  
下之財用足也。舜命垂共工。列在九官。周工人皆屬  
冬官。漢以來。將作大匠。亞於九卿。則古人未嘗以工  
事為輕。凡此藝之工巧者。既表而用之。又有餽稟以  
養之。則天下之習此藝。莫不勉為工巧。而天下器用  
無不足。柔遠人。謂無忘賓旅。賓旅蓋朝聘諸侯及大夫。  
旅蓋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徒。經言懷諸侯。天下畏之。  
註德之所施者。博貼懷諸侯。意威之所制者。廣貼天  
下畏之。天下舉四海內外總言。蓋懷諸侯以德。則諸  
侯誠服。中國為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  
夷狄異類。莫不畏服。附蒙引。懷諸侯。本是德。乃曰天  
下畏之。何也。蓋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  
二句雖是不說。下句又自上句。而生何也。以德服人。  
則心悅誠服。自有不威之威矣。是威生於德也。所謂  
小邦懷其德。大邦畏其力者。又是德力對說。與此不  
同。○此畏字。非畏威懼討也。畏不義。以負上也。蓋從  
德生威。○存疑。九經先效。而後事者。欲歌動哀公爾。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  
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  
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  
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  
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  
也齊側皆反去土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  
省悉非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北溪陳氏曰九經之事是做工夫  
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內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  
是靜而未應接之時以禮而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  
中庸大全 章句 中 五 遙喜齋

乃是彼此互見存疑云此專就臨民時非也  
樂天齋與註曰盛服只是不變意非華飾也○賽合註曰非禮不動兼內外言○翼註曰自一念以至百為皆是動

動靜交相養也如此所以脩身○雲峰胡氏曰齊明盛服靜而敬也即首章戒懼存養之事非禮不動動而敬也即首章慎獨省察之事通考朱氏公遷曰此以身言而心在其中然主乎理義而言曰養身主乎德行而言曰守身主乎天理之實而言曰誠身主乎事理之正而言曰脩身正心者脩身之先務事親者脩身之大節持敬者脩身之要法體道者脩身之實事又心以其所主宰者言敬以其所持養者言道以其所踐履者言之所親愛以下五者以其所應接者言附蒙引非禮不動此動字兼視聽言及思通一身而言也論語動對視聽言則專指身心之動也此動字對齊明盛服有動靜之分也故動字所該尤廣○勸賢勸士勸百姓勸百工此勸字就該得尊字體字子字來字意然不可以為正當尊字體字來字子字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

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

魏良溟曰尊賢則不惑先要除君心之惑方是尊賢  
份按惟其優崇是以專任雖兩意實一申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聽讒言則知人之道不明而賢者不安好色貨則必不能尚德而與賢者自相背馳改此三者而後能貴有德者尊其位爵位也此未言任以事蓋宗族且主於養若有才德則自隨所宜用之前言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後言官盛任使是優崇意其義不可一塗取任使謂足以任其使令時使則得以乘天時盡地利而所收者廣既讀曰餼餼稟斂之又薄則民皆殷富而愈力矣

稍去聲也周禮天官宰人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稍食吏祿廩也稍者出物有

漸之謂○朱子曰餼牲餼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稟即稟給折送錢之類是也稱事如周禮稟反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

夏官稟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齊音咨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

中庸大全 章句 中 通喜齋

份按給過所語類作給過所賜

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箠盛矢器。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音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乃入工于司弓矢及繕人。彙讀為芻橐之橐。箭幹謂之橐。○新安陳氏曰。食必與事稱。有功不可負。無功不可濫。通考。東陽許氏曰。此官主弓弩。箭矢故曰橐。人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攷之而善。則止其食。尤善又賞之。否。往則為。之授節以送者。反此。試本作考。上時掌反。聲。去。授節以送。朱子曰。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繡唐謂之給過所是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四方。送逆及疆。註疏。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謂朝覲會同者也。路節。道路之節。旌節也。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此類皆授節。來則豐其委。聲。積。反。以迎之。新安陳氏聚也。周禮遺人掌牢禮。委積。註云。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又司徒。註少曰委。多曰積。通考。東陽許氏曰。

份按此段大全本所載全不成文今附錄原文於後

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聚之以待羈旅之等。又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皆委積迎來之事也。附。東陽許氏曰。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十里有廡。廡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註疏。計九穀之數。是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里居也。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畱之以待賓客。其賓客至郊。與主國使者交接。因卽與之廩餼。野鄙在遂中。謂客有羈繫在此。未得去者。則惠之。又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註疏。野謂六遂之外。至王畿二百里為甸。三百里為稍。疏材。草之實。木之實。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聚之以待羈旅。過客之等。又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類皆委積迎來之事也。○語。朝謂諸錄。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願畱於其國者也。



侯按小聘使大夫一條乃鄭氏註非趙氏說也

寡合註曰一者誠也誠不在九經外只件件皆實心實意做出便是與上行之者一對看彼為天德之實此為王道之實總見一誠乃道德九經之樞紐也○呂晚村曰下節豫字正豫此一而註云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原雙承兩一也而言猶大學白脩

始誠意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亦止推此好惡之實也前一人之一行有兩層一只此一又曰豫之為說非謂凡事要先得一事天下那有事事先圖先慎之理惟能擇善固執而豫得此一則天下凡事之理皆本此而行無不知之明處之當故曰先定乎誠不是豫其事也又曰凡事二字註何以貼道德九經專為上文兩箇所以行之者一而設也若脫離一字更豫其簡其所以為豫則下文擇執之功也賽合註曰豫有立誠工夫則實心素存實理素具德可脩道可行經亦可舉是謂事豫則立言事行道非道德九經

中庸大全

侯見形甸反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至

反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年也通考趙氏惠曰小

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此大聘與朝晉朝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

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疑絕

世是國邑未經廢世裔已絕了則從旁支覓箇人來續他廢國是國邑已經廢了舉是從而再建之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

之實也三山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雲峰胡氏曰脩

身不實則欲得以閒親尊賢不實則邪得以閒正親親不實則疎得以閒親推之莫不皆然○新安陳氏

曰中庸一書誠為樞紐論誠雖至誠者天之道處而始詳而誠之名已見於鬼神章誠之不可掩之一言

誠之意已兩見於三德九經行之者一之二言矣誠之不可掩以實理言兩行之者一皆以實心言也通

考程氏復心曰以其序言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去讒遠色賤貨貴德所以勸賢自脩身之始推

之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官盛任使忠信重祿所以勸大臣與士自尊賢之等推之時使薄斂

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姓百工送往迎來朝聘以時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自親親推之以其實

言九者皆所以行之自誠之學推之大學自脩身至平天下在先誠其意中庸自脩身至懷諸侯行之一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

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音致音也疚

中庸大全

卷中

通善齋

外別有四者只是言此則為  
言指此天下則為事行此一  
身則為行此皆當然之理則  
為道新說謂以道德九經為  
凡事則言事行道說不去差  
矣又曰不貽不困不疚不窮  
即是立  
份按開時不曾做得云云不  
就誠字發論與上所謂句句  
著實不脫空者不合及檢語  
類乃另是一人所記也

困勉錄曰言之而不可行曰  
貽行有不慊於心曰困內省  
而惡於志曰疚取之而不逢  
其源曰窮措之天下謂之事  
行之一身謂之行又曰翼註  
謂貽顛躓也言有舛錯如人  
有蹉跌窮字解做盡字與困  
不同道前定者如有源之水

滾滾流出更無窮蓋按以道  
前定為有源則可以為一源  
則偏又曰既有言行事之前  
定則道亦在其中矣又說道  
前定何也蓋道不止包得言  
行事也翼註以道前定為一  
源之理太偏又曰道雖包得  
言行事然作文須還他四平  
不必重道

份按在下位節是言在下位  
者不可不先立乎誠須一氣  
趕出誠身也丘月林謂推言  
素定之意是從獲上處歷歷  
推到誠身又推到明善這明

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

是也朱子曰言前定句句著實不脫空也纔一語不

實便說不去事前定則不困開時不曾做得臨  
時自是做不做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  
前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  
窮此一句又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  
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陳氏  
曰上凡事一句乃包達道達德九經而言下事前定  
一句乃指其事而言之也○項氏曰言誠而必言豫  
者教人素學之也知之素明行之素熟而後取之則  
不窮矣○雲峰胡氏曰上文言達道達德九經之所  
以行此則總言凡事之所以立蓋曰是誠也非一朝  
一夕之故戒懼慎獨養之者有素矣如此則先立乎  
誠而後事可立可立則可行矣章句以先立二字釋  
前定正與上二行字相應○新安陳氏曰四前定字  
所以申明上豫字也非以豫與前定為誠乃是所當  
豫所當前定者謂先立乎誠也附語錄問凡事豫則

立以下四句只是泛舉四事或是包達道達德九經  
之屬曰上文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  
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  
以行之者一遂言凡事豫則立則此凡事正指達道  
達德九經可知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中庸方言  
所以行之者一不應忽突出一語言凡事也○淺說  
由是言之達道也達德也九經也凡事皆欲先立乎  
誠也惟能先立乎誠則事以立如達德而能先立乎  
誠則達德全達道而能先立乎誠則達道行九經而  
能先立乎誠則九經盡不能先立乎誠則德非其德  
道非其道經非其經矣且如言而先立乎誠則言有  
物而不貽事而先立乎誠則事有實而不困行而先  
立乎誠則行有常而不疚道而先立乎  
誠則道有本而不窮誠之當預也如此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  
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

善誠身正是素定之本意方  
才說出那凡事豫則立之工  
夫來也此說其當蒙引謂治  
民獲上信友順親與誠身各  
為一事而節節都要豫立乎  
誠淺說則謂治民在立誠以  
獲上獲上在立誠以信友信  
友在立誠以順親順親在立  
誠以脩身脩身在立誠以明  
善運向皆以誠為說而不獨  
誠身句有誠字其說皆不可  
從蓋細玩或問講此節從獲  
上遞推上去以至誠身方說  
出誠字其問語則曰在下獲  
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止從  
獲上說到明善誠身而不言  
治民信友順親則謂治民獲  
上信友順親與誠身各為一  
事而節節都要豫立乎誠與  
遂句遞推皆以誠為說者俱

非矣○淺說尤與經文語氣  
不合○份又按存疑謂言事  
行道四句是明先立意不干  
誠字言事行道皆要前定以  
見誠亦要前定與朱子之說  
不合斷不可從其說在下位  
節謂欲治民先獲上欲獲上  
先信友欲信友先悅親欲悅  
親先誠身欲誠身先明善此  
只是推明箇當素定意思猶  
訓讓之曰存疑又不粘誠字  
且只再虛推那前定二字謂  
與言事行道一例然上節已  
推明白丁夫子於正意通不  
說只管把箇前定推了又推  
有何意味其說可正存疑之  
誤

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  
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

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朱子曰反

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孝須實有這

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

不誠矣○新安陳氏曰所存所發指心而言

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此又推本從天命

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問凡事豫則立言與事行與

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自不獲乎上不信

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

則先立乎誠為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

誠乎身矣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

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真知善之為可好而好之則

如好好色真知惡之為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

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

善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學誠意

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朱子曰得之○陳氏

曰此一節又推明誠不可不前定之意須自誠身明

善始緊要在於明善善者天命率性之本然須是格

物致知真知至善之所在否則好善不能如好好色

惡惡不能如惡惡臭雖欲誠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

困勉錄曰誠字有統知行言者有專主行言者誠身之誠專主行言者也誠者誠之者之誠統知行言者也

份按程氏復心分此章為六節大全止載第四節第六節餘俱刪去遂令首尾不全可怪之甚

份按許氏此條有右自凡事豫則立至此為第四節等語如何刪去○份又按事素者誠以下本載在凡事豫則立節下更有言素有誠則臨時句句著實無虛妄不誠則說不去如顛躓然數語續大全者刪去此數語又移置在下

位節而與明善即格物致知云云并為一條殊不可解○份又按許氏用仁山金氏說分此章為六節首至知天為第一節天下之達道五至知斯三者節為第一節九經四節為第三節凡事豫則立二節為第四節誠者天之道節為第五節博學之三節為第六節大全今本惟第六節無誤第一節第五節其誤小第二節第三節其誤大第四節竟行刪去更可怪矣

困勉錄曰翼註謂前誠者以理言後誠者以盡此理之人言兩誠者不同此說極明兩

中庸

友。上言親親。此則言順親。上言脩身。此則言誠身。其道一也。勉齋云。此一章當一部大學。誠身是包大學誠意正心脩身而言。心是所存。意是所發。故章句釋誠身必兼所存所發言之。上文曰知天而此曰明善。善即天命之性。天命無有不善。學者當知夫至善之所在。是即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天不可不知。善不可不明。又見三德必以知為先也。通考程氏復心曰。第四節包達道達德九經總言之。豫與前定一皆誠也。言不路事不困行不疚道不窮。欲先立其誠也。推言素定之意。治民獲上信友順親皆誠身之用。明善誠身之本。以德言則脩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順。○東陽許氏曰。此節專提撕不可不誠之意。推至於誠身而止。誠身又在明善。明善即格物致知。誠身即意誠。心正身脩也。事素有誠。則雖事變之來。亦無所礙。不誠便有困屈。行素有誠。雖處夷狄患難。莫不從容。不誠則將枉道矣。道則通包上三者。有誠則應物必當。出之無窮。又曰。自章首皆言上之率下。此言在下位。却主下事。上說蓋脩道之

教無所不該。經四道字。謂有其法也。○董氏彝曰。大學言誠意中庸言誠身。大學細論其節目之詳。中庸統論其成功之大。○讀書錄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即性。明善即是知性。○明善是明仁義禮智之性。誠身是實性之善。無一毫之妄。○明善是格物致知。知性知天之事。誠身是誠意正心養性事。天脩身之事。○誠即性命之實理。非性命之外。別有誠也。○蒙引。誠明二字不可泛泛看。章句解反身不誠。則謂反求諸心。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解不明乎善。則曰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是皆何等工夫。地位也。○此正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之事。而擇善即達德之智。誠身即達德之仁。而勇即在其中矣。○存疑。誠原不在達道。達德。九經之外。只其實處。就是誠也。故擇善固執。工夫亦不。外知仁勇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

中庸

九上

適喜錄

誠之者亦當云前誠之者以  
功言後誠之者以盡此功之  
人言○陸雲若曰誠者天之  
道二句懸空提此二句主理  
不主人誠者從天命源頭說  
聖人有此誠凡人亦有此誠  
如人本意中達道之和不得  
一君子私也誠之者從脩道  
而後慮慎恐懼始專功君子  
矣○與註曰誠者至聖人作  
一詞讀言誠者乃是不勉不  
思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聖人  
二字對下文擇善而固執之  
者的者字看切不可云從容  
中道者何人哉乃聖人也則  
隔斷口氣了○份按仇洽柱  
自天之道就人身中指出自  
然之理泛言於穆流行者非  
單照聖人分上說者亦非誠  
之者專指學知利行以下者

言聖人雖不廢人功然既出  
生安便屬本然之天道章句  
不思不勉條云則亦天之道  
也以上面天道所該甚廣唯  
聖人能不失其天道故加則  
亦兩字以別之擇善固執條  
云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以上  
而人道本指學者擇執一句  
乃證其實事故用此則二字  
以接之又按○晚村曰天道  
本誠而人誠之猶明德而曰  
明明德也凡生安聖人與學  
利困勉等人皆是誠之者之  
屬但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竟  
與天體相似故屬之誠者而  
註云則亦天之道也擇善固  
執底人純是明善復初工夫  
故屬之誠之者而註云此則  
所謂人之道也已上仇呂二  
說論誠之者處不同似皆有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去聲從  
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  
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  
人事之當然也○附蒙引此二句是相承之言非相對  
之本然而言人之道以人事當然者言蓋理本無不  
實人之未實者當實其本然之實所謂復其初也○  
天之道也是天命之性本無不善者也或以元亨利  
貞言則是以命為天道非指性言矣今但以理之本  
然為天道則正所謂人心天命之本然者善即真實  
無妄之理也更以孟子註所云理之在我者一句證  
之不待多言矣且以人心駕在天命之上命詞之意可知也  
聖人之德渾然天

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  
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  
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問明善  
者為先朱子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箇惡須揀  
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東陽許氏曰擇善然後可  
以明善擇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謂洞明吾心  
之理合外內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  
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  
之道也○三山陳氏曰善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為天  
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不  
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  
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章句兩以下字該困知勉  
行在其中○朱子曰誠者  
端喜齋

理然仇說尤長

份按陳氏所謂自元亨而利貞輯釋作自元而亨利貞將元字另說與下貞而復元句更相關合  
困勉錄曰北溪言天道人道有數樣最精但其言於穆之天道與誠之對看則不是此天道當兼對誠者誠之者看

吳因之曰善是本體即誠者天道也善何待擇正在人心夾雜中擇出天降本體來

困勉錄曰存疑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一正一反則不思不勉中已兼得勇意雙峰則以從容為勇二說俱通又曰蒙引謂中字得字重然看來誠之者何嘗不中不得還重不思不勉為是

中庸大全

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欠缺○問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天道之流行則聖人與天為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而後能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曰善○北溪陳氏曰天道人道有數樣分別且以上天言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元亨而利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一息之閒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白黑萬古皆常然不易又如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萬古皆然無一息之差繆此皆理之真實處乃天道之本然也以人道相對誠之乃人分上事若就人論之則天道流行賦予於人而人受之以為性此天命之本然者便是誠故五峰謂誠者命之道蓋人得天命之本然無非實理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皆不思而得不學而能即在人之道也其做工夫處則盡己之

讀本

忠以實之信凡求以盡其誠實乃入道也又就聖賢論之聖人生知安行純是天理徹內外本末皆真實無一毫之妄不待勉而自中不待思而自得如人行路須照管方行得路中否則蹉向一邊去聖人如不若路自然路中行所謂從容中道此天道也自大賢以下氣稟不能純乎清明道理未能渾然真實無妄故知有不實須做擇善工夫行有不實須做固執工夫擇善是辨析眾理而求其所謂善致知之功也固執是所守之堅而不為物所移力行之功也須是二者並進乃能至於真實無妄此人道也○雙峰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知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何擇善近知固執近仁而勇在其中論誠者則先仁而後知以成德之序言也論誠之者則先知而後仁以入德之序言也○雲峰胡氏曰自此以前十六章言誠之不可揜是以天道言誠

中庸大全

卷之六

三

適喜齋

份按許氏原本云右言誠為第五節較此更分明

上文誠身是以人道言誠所以於此總兩者言之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不勉而中者安行之仁不思而得者生知之知從容中道者自然之勇此以上皆言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此以下兼言仁知勇聖人成德之事論語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此以上見之又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此以下見之下章盡性仁也如地之持載仁也如天之覆幬知也如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勇也往往皆言仁知勇而於此始焉至論學知利行之事擇善為知固執為仁又依舊先知而後仁其所以開示學者至矣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五節上二節皆言所以行之者一然未分曉說出誠字至此方明言之誠者天之道指此理而言誠之者指心而言下誠字雖以聖人之心而言然聖人之心即天也誠者先仁後知以成德言誠之者先知後仁以進德之序言附蒙引此節誠字即前所謂所以行之者一也故此當以三達德五達道為主意如聖人

中庸卷之五

三

讀本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則自然三達德無一之不實而能行此五達道乃生知安行之謂正所謂則亦天之道也其誠之者之擇善即學知困知也固執即利行勉行也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去聲學而知字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

者廢其一非學也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

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也陳氏曰擇善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儘用功多固執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善處真能知之則行處功自易也雙峰饒氏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訂其所學之疑思必謹然後有以

中庸卷之五

七

適喜齋

份按吳因之曰註言學利則困勉亦在其中即上節章句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至有弗學節則又另提起困勉來說緣哀公資質庸下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故著如此激勵以下節為困勉則可以上節為專言學利則不可困勉錄曰此節言誠之之目學利困勉俱在其中下節專以困勉言不言學利者用功較逸也如此右較安不知朱子何故不然今姑從註可也己上吳陸二說所見略同似亦有見然朱子分得自直截不可輕改

存疑亦疑此節註然謂此條作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下條作三近更不如吳陸二說矣斷不可從也○翼註曰五之字俱指理言即擇善善字○袁了凡曰朴實頭守將去不求效驗不逞精彩這便是篤

精研其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真妄於毫釐疑似之間而不於差繆擇善至此擇之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為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所執如此其固為何如此學知利行以求至於誠者之事也●項氏曰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通考東陽許氏曰博學是總說一句在上面蓋為學規模不廣安能知道此是總言為學之意至於一事一物言之則亦須廣求遠取以反覆其理如是然後有可問者問思以下却是逐一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答者辭盡意暢既問而得之矣又思之使自得於心可也思則必慎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鑿非慎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析使明徹無纖毫凝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篤焉是皆積累工夫自常人而誠之欲至於至誠非文理密察工夫

讀本

焦漪園曰百倍之功正是弗能弗措處不以志與功分言○困勉錄曰養合註謂朱註云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並無志字奈何世

積習安能攀緣而上附語錄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脩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淺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謹思○或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輯釋道川倪氏曰博學之學以知而言程子所謂非學也之學兼知行而言也○蒙引註此誠之目也誠之之目只是學問思辨及篤行而已下文有弗學一條亦同是學問思辨及篤行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下文困而知者亦所以擇善而為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下文勉而行者亦所以固執而為仁也故誠之之目雖解在此條之下而意實該到下條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

中庸

九二五

適喜齋



備妄自添捏。上五段是志。下四句是功。蓋朱註解為則必要其成則已。自是用功了百倍其功。只在為則必要其成看出。通節只主用功說。此說極明。然說約又收語類之說。曰弗措也。只是虛說。未是勇事。到得後面說人一己百。八十已千方。正是說勇處。說得不明易混。大全刪之。自有見。

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

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

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朱子曰。此一段

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弗能而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陳氏曰。學問思辨

智之事。篤行仁之事。弗措勇之事。○雙峰饒氏曰。達道有五。知此者曰知行。此者曰仁。勉於此者曰勇。實

知實行而實勉者曰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擇乎善。所以求實知也。篤行以固執之。所以求實行也。五

弗措。所以求實勉之也。知之實行之實。勉之實。則達德之實體立。而達道之實用行矣。通考史氏伯璿曰

按章句釋此節之意曰。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然則不為則已一句。說有弗學意。為字說學

之意。則必要其成五字。說弗能弗措也之意。推此以例其餘。則當以學問思辨行上五字句絕五之字。若讀五也句絕。附蒙引或說人字。指學知利行者言。看來亦是蓋除却生知安行者。不在所此方也。人一能之。十能之。但曰。一曰。十。便是經用工夫者矣。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朱子曰。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新安陳氏曰。自人一能之以下。乃子

思子喫緊為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一句。尤警策。只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真能於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決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子

思子豈欺我哉。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

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

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

份。校果能此道。新安陳氏雲。峰胡氏俱舉。困勉說家引。淺說則兼承學利困勉。承。為是。○又按淺說謂明即知。強即仁。而勇在其中。此不胡氏。賽合註則謂明是知。強是勇。不言仁者。知仁勇總是箇仁也。淺說為安。

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  
 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  
 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  
 也夫音扶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  
 致之今以鹵音魯莽音莽後二反莫古莫滅裂之學子則陽篇君  
 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  
 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鹵莽不  
 用心也滅裂輕薄也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  
 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  
 矣新安陳氏曰成己仁也進學不勇卒也不能成己  
 是自棄其身於不肖之歸非不仁而何○朱子曰

某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  
 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  
 夫方得○雲峰胡氏曰前日鮮能曰不可能此能百  
 倍其功則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亦可謂知矣充之  
 而義精可也雖柔必強亦可謂仁矣充之而仁熟可  
 也以此見得中庸非不可能能之者在乎人人之所  
 以能之者在乎勇通考程氏復心曰第六節言誠之  
 之目以擇善言學問思辨學知所以為知以固執言  
 篤行之利行所以為仁以愚柔擇執言弗措已百已  
 千困知勉行所以為勇此當一部大學○朱氏公遷  
 曰此因氣質不同主乎學力而言之困而不學民斯  
 為下者使學者知所戒言必明必強知之成功而一  
 者使學者知所勉

右第三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

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

爾陳氏曰此說孔子能盡中庸之道子思引此以明道統之傳也○雲峰胡氏曰上章所述文武周公皆是舉而措之之事此引孔子之言謂所傳一致使得舉而措之則亦猶是耳至第三十章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愈可見其所傳之一致焉○新安陳氏曰論語堯曰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之子思此章正此意也蓋包費

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或問章句第十六

而言至此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也雲峰胡氏曰十六章則兼費隱而言不言小大而包小大於其中此章則兼小大而言不言費隱而包費隱在其中兼字包字各有攸常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達道達德九經凡事前一言之是其小者後專言誠是其大者故曰兼小大而隱固在其中至於誠一節全以理言豈非隱者然聖人天道學者人道又豈駕虛言而遺事故

白按中庸大全其說實理處每不能詳盡而徒於枝葉間費詞分疏不已甚矣編書者之陋於識也○大原本襲用輯釋本雖多舛悞猶意在簡淨至今本增入之說則紛擾叢危幾無一可取矣凡史氏等說皆今本所增入也

曰包費隱是小大之中包費隱也諸章皆費隱中有小大故兩章費隱字皆在上十六章鬼神先言大者後言小者故曰大小此章先言衆曰後言誠故曰小大○史氏伯塔曰胡氏之說似乎得之但語焉不詳猶未知其細辨兼包之義至曰此章不言費隱則似乎有礙此章不言隱耳未嘗不言費也愚則以為兼則二義並列一章之中而不可紊包則一章總該二者之義而不可分蓋兼有限包無窮兼是本章所自有包非本章所有亦不但中庸一書所有是凡天地間道理此章無所不包雖中庸中所言不過亦是天地間道理亦在其中爾且以兼之一字言之則各章但言費而隱在其中不可以兼費隱言也前三章言小則不言大後三章言大則不言小亦不可以兼小大言也惟十六章言鬼神之事以不見不聞與體物如在二者並列於一章之中則不見不聞正是隱體物如在正是費故謂此章兼費隱也二十章以文武之政治天

兩勉錄曰兼小大包費隱之  
說胡氏史氏蒙引之意俱同  
但蒙引尤簡明又史氏謂誠  
字包費隱雖是然不若蒙引  
即以小大包費隱也蓋不必  
誠字始包得費隱且誠字亦  
不止包得費隱即小大獨非  
誠字所包乎

下國家之九經與脩身事親知人三知三行三  
近擇善固執等事並列於一章之中則政與九  
經正是大脩身事親等事正是小故謂此章兼  
小大也此二者皆本章自有其義則所指固有  
限矣若以包之一字言之則十六章只是體物  
之一言可以包大小二十章只誠之一字可以  
包費隱蓋十六章說鬼神之神費處不外乎體物  
之一言而體物之一言則於費之大小可以總  
該之矣陳定宇所謂體物不遺總而言之所該  
甚大即一物言之亦鬼神為之體茲非小歟其  
言可謂至明白矣非體物一言可以包大小之  
謂乎二十章答問政之言雖非一事然皆不外  
乎誠之一言觀於達道達德九經皆言所以行  
之者一與章末語誠始詳之意可見則誠之一  
言於道之體隱用費可以總該之矣參以或問  
論誠為此篇之樞紐處有曰費而隱者實理之  
用廣而體微也此言可謂簡而明矣非誠之  
字可以包費隱之謂乎此二者皆是包涵天地

中庸之全

讀本

開道理非一章一書所自有者則其所包無窮  
可知矣蓋費隱大小是天地開道之體用特聖  
賢於中庸言之耳豈中庸所得專哉然則雖本  
章所兼有者不過亦是天地開之道亦在無所  
不包之中况其所謂包者又豈可但就一章一  
書求之而不知其為包涵天地開無窮之理乎  
**附蒙引**章句於鬼神章則曰兼費隱包大小於  
此章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與曰包者不明言  
但意所包舍也兼者其所明言者也故不見不  
聞隱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明言也末嘗兼小  
大而言而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脩身以至  
於懷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於困知勉行大小  
亦皆兼言並舉矣而費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  
言小大之中也○自文武之政至則知所以治  
天下國家須正己以正人也自凡為天下國家  
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備言正人之事而  
實正己為之本也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  
則又詳言正己之事也蓋哀公問政意止在正

中庸

章句

九二

適喜齋

人。孔子之答。則重在所以能正人者。○存疑此章自人存政舉後。當分三節看。自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為一節。是說脩身事。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為一節。是說治人事。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為一節。又是說脩身事。總之。是人存政舉。一意反覆推說。自脩身中細分。又有三層意。蓋脩身不外以知仁勇行五達道而已。自脩身以仁推而至於知天之知。有其意矣。未言其實也。自天下之達道五。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言其實矣。未盡其詳也。凡事豫以下。至未始盡其詳。○淺說。哀公問政。蓋欲知所以治人者。孔子答之。則重在所以治己者。章內備言人君脩身之事。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則仁之一言。似乎盡之矣。又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所以行之者三。而及夫智仁勇。又曰。所以行之者一。而歸於誠。及正言脩身之事。則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是又首

份按言天之實德原文作言

章。靜存動察之意。而專重夫敬也。蓋以其無不敬。謂之敬身。以其無不誠。謂之誠身。以其無不仁。謂之仁身。其實一也。敬則必誠。誠則必仁。三者有則俱有。舉其一。則該其二也。○脩身惟在乎仁。以行之。而智則所以開其塗轍。使其所行不差。而勇則所以堅其志意。使所行不倦而已。是智也。勇也。始終成就此仁者也。亦歸於仁而已矣。故曰脩道以仁。則脩身之事盡矣。章

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反女九

也。如尸之有樞。如衣之有紐。○黃氏曰。中庸著一誠字。鎖盡。○格菴趙氏曰。中庸一篇。無非說誠。自篇首至十六章。始露出誠字。然專說鬼神。是以天道言。至此章說許多事。末乃說誠身工夫。乃是人道。自此以下。數章分說天道人道。極為詳悉。通考東陽許氏曰。誠者此篇樞紐。今以此言觀一篇皆誠也。言天之實理。固誠也。言天之實德。亦誠也。言人之欲實之者。亦誠也。天

聖人之實德其義為長蓋上文言天之實理就天言下文言人之欲實之者就學者言則此句自應指聖人說不知何故改之

份按又以實夫達德下較原文落也字此雖小疵然得也字句方足

命者以實理賦於人物也。性者人物得天之實理。道者循此實理也。教者品節此實理也。戒懼存此實理。慎獨行此實理也。未發之中實理之體。中節之和實理之行。中和實理之感。而位育實理之應也。中庸誠之至也。大舜誠也。顏淵誠之者也。強矯誠之者當如是也。孔子依手中庸亦誠者也。道之費而隱誠之盈乎天地者也。費之小大皆誠之所生也。言鬼神見幽顯之皆誠也。仁者天地生物之誠。而人得以生之誠也。脩道以仁者體此誠也。親親尊賢誠之施也。殺等之禮誠自然之節也。達道達德九經皆以誠行之也。豫與前定先立乎誠也。自治民推至乎明善皆在誠乎身也。自誠者以下明言誠又以實夫達德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皆明言誠。二十七章洋洋優優皆誠之著也。尊德性以下五事又言誠之之方也。二十八章為下不倍二十九章為上不驕亦誠之之事。三十章至三十二章皆誠者也。末章歷序誠之以至於至誠復言天

中庸之全章

讀本

道之誠終焉。又細而推之。何一語非誠也。黃門如曰。此下諸章反覆誠之之義。而貫命性道教中和費。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隱之妙。

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

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日起答辭。

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

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

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關文。抑此或子

思所補也歟。家語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云其人亡。則其政息。

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

中庸之全章

二

適喜齋

份按只覺首段合字殊不可解檢語類乃知是尾字之訛當改正

身以道脩道以仁云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云云及其成功一也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知云云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云云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明盛服云云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云云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日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朱子曰前輩多是逐段解去某初讀時只覺首段合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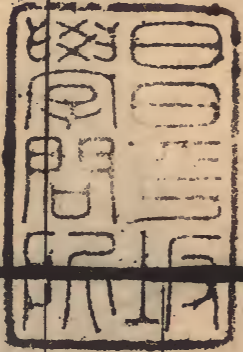
份按史氏謂在下位節說人臣欲輔上以治人者其本亦在脩身恐經文無此意

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都接續說去又思脩身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此三者段後便繼以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亦似相接續自此推去疑只是一章後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開所說乃是本來一段也通考史氏伯璿曰哀公問政者問治人之事也夫子答以人存政舉以至於不可不知天凡五節皆所以明治人之本在於脩身也下文自天下達道五至三近三節詳言脩身之道脩身之道盡則治人之本立矣知斯三者一節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九經四節是詳言治人之事即哀公所問之政也凡此以上皆為人君言之耳然治人之事非人君一己所可自為也必在於取得其人而共治焉可也凡事豫則立一節又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在下位一節說人臣欲輔上以治人者其本亦在於脩身而已明善誠身則身脩而有可以獲上之實矣下之所以獲上者在是則君之所以取人者亦在是此一節終

份按史氏此條已見費隱章  
但費隱章云此已下九章此  
則改爲已上九章編書者但  
改一字遂兩處並列章率甚  
矣

中庸卷之九  
首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之意至此始露出  
一誠字則知上文數節所謂一所謂豫所謂  
定皆是指此而言耳如此則爲人君爲人  
有爲政治人之任者皆當以脩身爲本而脩身  
皆當以誠爲要也故下節遂言誠與誠之者以  
見誠有二者之分誠者則無工夫誠之者則有  
工夫章末三節正是誠之者之工夫凡欲脩身  
以爲治人之本者皆當如此用力是固通君臣  
上下而言也○已上九章是第三大節皆是發  
明費隱直至二十章始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者  
爲言正是三大節相承之次或疑君子之道費  
而隱之道不止是五達道之道蓋道雖無物不  
有然君子所當知當行至切至要者惟在於五  
達道而已觀於十三章之末旣以君子之道造  
端乎夫婦者結之而下章遂以君子之道四爲  
言謂費隱之道非卽五達道之道可乎章末言  
天道人道蓋謂下章說誠明明誠之張本也蓋  
自此以前皆是說用工之事用工則先知後行

以學者之事爲主中間雖有說聖人事處不過  
亦以爲學者用工之法由此以後多是說成功  
之事成功則先行後知以聖人之事爲主蓋欲  
示學者以成功之準的也中間有說學者事處  
則依舊先知後行乃是授學者以至此準的之  
階梯也至於人道之極則亦與天道無開觀於  
言人道者五章末之言可見矣其詳於後節言  
之饒氏分哀公問政章爲二章以屬下節者非  
是







昔謝也至矣  
 限於書求厥終  
 示學林以知也  
 文事如也限於  
 亦以爲學林用  
 以學林之事爲  
 主中間謝亦爲  
 聖人律法不  
 斷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mostly blank, showing significant signs of age, including discoloration, stains, and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